



本期目次

為本刊革新敬告讀者

論著

太平洋戰局之展望
解決日本已不要很久時間

水深火熱之江蘇
暗影籠罩下之甯偽組織
江蘇臨參會怎樣產生

特載

衛舍成會
歸來記

秘聞
連載
僥倖內幕 (一)

從淪陷區到後方

現代史料
舊夢錄 (三)

復蘇資料室

抗戰前後之上海棉紡織業

復蘇
賞花燈

茶座
民康命案及其他

連載小說：春江花月夜



孫 樾

王新命

樊德柏

王公燦

馬元放

座談紀錄

李揚平

馬元放

不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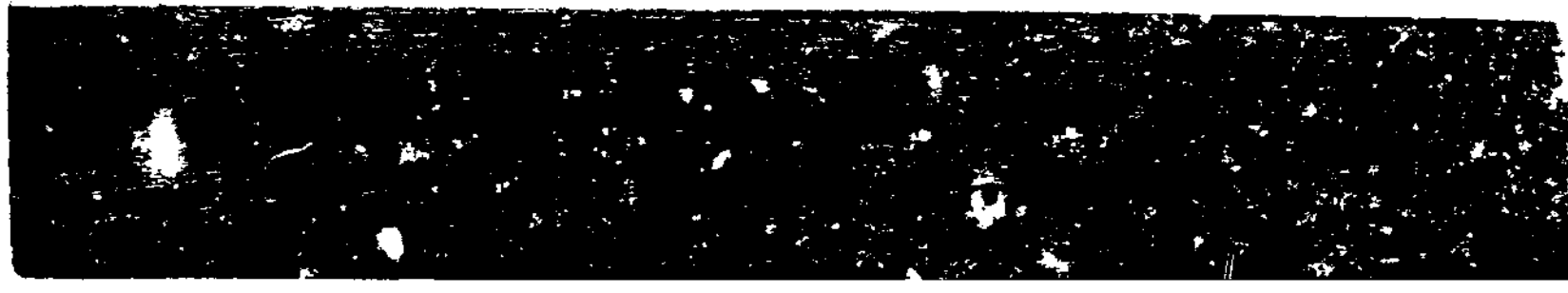
漢子

蔡爾仁

白木

白木

胡漢君



復蘇月刊新

徵求自由定戶一萬戶

「斗米千字」公開徵稿

革新 旨趣

適應讀者需要，並為讀者服務；檢討江蘇問題，兼重國內外時事。有嚴肅正確之論文；有輕鬆活潑之報導；莊諧畢備，調劑適當。蘇籍旅外人士不可不讀，他省人士亦宜人乎一試。

內容一斑

1. 時事論著 2. 專輯（特別注重有關江蘇各重要問題） 3. 時事特寫 4. 從陷區到後方（以輕鬆活潑之筆調文藝的手法報導陷區情況及內遷同胞之動態） 5. 連載小說，長篇連環畫，漫畫，隨筆（以陷區及內遷同胞之活動為題材）

凡符合前述旨趣及內容之文字歡迎各方投稿一經刊登概照斗米千字計酬

革新第一號 要目及陣容

「時事論著」太平洋戰局之展望（王新命）解決日本並不要很久時期（龔德柏）「專輯」（江蘇籌設臨時參會問題）執筆者有楊衛玉吳開天張淵揚等「從陷區到後方」李士羣之暴興暴斃，「長篇連載」春江花月夜（胡天）。

服務及活動

（1）本刊特設自由論壇及信箱，專供讀者自由發揮意見，或提出問題要求答復，關於人事、修養、法律、醫藥等事件，讀者並可隨時提出詢問，編者願竭所知分別解答，可公表者儘量刊載，不便公表者以私函答復。（2）本刊於末頁另闢徵求介紹欄，讀者關於人事貿易聘雇業務均可投函本刊代為義務刊登。（3）本刊每月舉行復蘇月會一次，邀請名流演講或舉行座談，並準備娛樂節目期與讀者經常取得密切聯繫，辦法另訂。（4）其他，決定辦法後隨時公布。

訂閱辦法

零售暫定每份八元，凡於三月一日前向望龍門四號華繳訂費五十元者概作為本刊基本自由定戶，當按期照寄俟訂費扣盡時再行函請繼續繳款。

革新第一號定三月一日出版以後每月逢一日出版

爲本刊革新敬告讀者

孫 越

本刊就誕生的時間論，已經歷了十兩個週歲；但因為戰時環境艱困，負荷擔保抱之責者，又未盡其最大之努力，故營養不足，成長得只像至多九十個月的嬰兒，雖然讀者們因為這是復方僅有的一個重要討論並報道江蘇問題的刊物，特別愛護，對同人始終原諒，不加罪責；但同人卻不敢諉罪環境，輕卸責任；讀者們愈加寬大，同人們良心上的壓迫也愈感沉重，時間一久，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必需設法解脫的精神負擔，於是去冬經過多次的商討，決定以全力來一個革新。

這一次的革新，目標並不過分高遠，簡言之，不出以下三端：

第一，增多門類，充實內容；

第二，嚴定程限，如期出版；

第三，加強連繫，期合編者與讀者爲一體，社編輯與服務爲一爐。

這三個目標都該簡單地加以說明：

關於門類，本刊原分論著，特約通訊，故鄉情報，人與事等若干門，所收稿件，概以江蘇有關者爲限，範圍過狹，徵稿遂感不易，內容因之亦無法充實，這一回的革新，決定放寬範圍，將本刊改爲綜合性而偏重於探討，或報道江蘇情況的刊物。編者在本刊創刊詞中，原曾說過：「復蘇有三個意義，第一是恢復江蘇，第二是復蘇江蘇，第三是復蘇中國以至世界」。並說明：「要恢復江蘇，復蘇江蘇，必需以完成全國抗戰大業爲前提；更應把復蘇世界，復蘇人類的宏願，而以恢復江蘇復蘇江蘇爲努力的起點」。總括起來說：這三個意義，「第一意義確定了我們努力起點的区域範圍；第二意義，確定了我們最低限度必需努力的時間範圍；第三意義，指示我們努力的最終目標，並確定了我們作起

點和最低限度的正確方向，我們如果忽視了這一個意義，復蘇的涵義便發缺不全；而且以殘缺不全的意義去發點的努力，不流於褊狹膚淺，便將失之空洞，其結果是空虛完全白費」。依據這意義，檢討本刊過去的編輯方針，一切應以蘇事爲限，原來是違背自己所揭櫫的目標，而且實質是覆轍重軌的。所以這一次關於收稿範圍的更張，實際上僅僅是照着創刊詞自己來一個糾正，並沒有十分變更本刊原來的性質。

其次，同人等感覺探討一個問題，固必需比較莊重嚴肅的處理；但報道一個事件，却最好能多作動人情感的描寫，因此原來的主張，就應除論著以外，其餘各門多收文藝性的稿件，可是過去對這理想，竟始終未能圓滿實現，今後打算以最大努力來糾正這缺憾。依據上述這兩個原則，革新的本刊，大致可分爲下列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比較嚴肅，偏重探討論理的論著和專輯，論著一門，凡國內外軍事、政治、經濟、金融、教育、文化各問題，爲一般大眾所特別注意的，撰爲論文，一律歡迎。惟於可能範圍內，擬與專輯謀相當的配合。專輯一門，不限定江蘇問題，但儘可能注重江蘇問題；不嚴格與論著謀配合，但儘可能與之配合。

第二部分是比較輕鬆活潑偏重刻劃描寫的1.時事特寫，(國內外重要時事之描寫兼收譯稿)2.從陷區到後方，(以輕鬆活潑之筆調文藝的手法報道陷區情況及內遷同胞動態)3.連環小說及隨筆，4.漫畫及長篇連環畫，以上二項均以陷區情況及內遷同胞動態爲題材，應連載小說自革新一號起開始登載外，漫畫及長篇連環畫因篇幅不齊，稍緩，開始按期刊載。此外，還有兩個門類，需要特別予以說明：其一是復蘇資料

R
372, 105
945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室，本社為便利系統的研討江蘇問題起見，決定等設復蘇資料室。這一個資料室，如果能獲得預期的成就，不但將供給本社各種必需之參考材料，並願公諸社會，兼為社外研究戰時江蘇及戰後江蘇復興問題人士服務，（現已推定李揚平顏益生兩先生負責主持，並開始有計劃的徵集）同時更在本刊特闢一欄，欄名也叫做「復蘇資料室」，打算把徵集得來的資料，選擇較為名貴而可以公表的；或各方來稿較為專門而富參考價值的，按期發表。

其二是復蘇茶座；吃茶是一般中國人的習慣，茶館是中國一般大眾——不論貧富，消磨時光的所在；鎮日地捧着茶壺，過度浪費寶貴的光陰，固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也絕非目前及今後時代和社會環境所許可，但於工作之餘和一個個平素談得來的人，泡一壺茶，自由自在在天下地的談一會子，舒解精神疲勞，發洩心理苦悶，其效果一定比隨便什麼娛樂都強。

喝茶雖然不必一定上茶館，但上茶館的好處，不但可以自便隨便談天，還可以聽得若干不相識的人奇妙而新穎的意見，一般地說；茶館裏的言論，大都十分自由，毫無顧忌拘束；（只須不抵觸國家法令，違背國家利益，包管可以不受干涉）所以在那裏往往容易說出各人真正要說的話，可以表現真正的輿論。

本刊特闢地位，設這茶座，便希望像在茶館裏自由談天一樣，讓讀者讀者都有一個隨便說話的園地；不論古今中外，抒情說理，祇要有值得談的意見，值得發洩的感情，都可以在這裏談一下，發洩一下。

如果就文字的性質說：前一個門類是比較專門而嚴肅，是屬於第一部份的；後一個門類，則比較輕鬆而自由，是屬於第二部份的。再總括起來說：今復的本刊，同人等熱切地期望，能成為說理與描寫並重，莊嚴與諧趣兼具的刊物。並為提高內容水準計，論著及專輯兩門決定多約權威作家撰文；小說及連環畫兩類，亦特約水準以上的作家分担，同時更不願經濟支絀，儘可能提高稿費（暫以斗米十字為標準）公開徵稿，以期內容逐期充實，漸

次符合同人等的理想。

關於如期出版問題，大後方之刊物因環境困難，脫期屢為常事，本刊過去亦未免此病，有時因特種原因，延誤或至數月，致勞讀者懸望，紛函探詢，此實同人等最感歉憾之事，今後決嚴定程限，按期集稿發排，務於每月一日出版，與讀者經常如期見面。

至第三項，向為同人等之理想，同人等以為：不論刊物或報紙，其任務不僅在筆墨鼓吹，尤應以行動配合筆墨的鼓吹；不僅以文字滿足讀者，更需實際地為讀者服務，適應讀者之需要；至其目標，則更不僅在深入讀者，應儘可能地連繫讀者，使讀者與刊物或報紙打成一片。抗戰以前，同人等在故鄉編刊報紙，即曾以此信念，小加試驗；雖以戰事突作，未竟全功，而前項信念，終未動搖。此次革新，於百端困難之環境中，擬重加試驗，除充實組織，於經理編輯內部以外，另設服務部，推定謝必先生負責外；並於刊末，特闢地位，分設復蘇信箱，復蘇服務欄各門，期於可能範圍內，讀者稍効微勞。另自本月份起，每月選集讀者間以娛樂遊戲，期收加強聯繫，合讀者編者為一體之效。

同人自知力量有限，上述的革新目標三端，陳義雖高，但在本刊經濟人力兩俱支絀，竭蹶赴赴，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實在還不敢過度的自信。但我們同時又深信，如果讀者們和國內各流，蘇省先進，能予以同情扶翼，必然會使我們預想的目的趨速圓滿達到，這便是我們這次所以敢於革新的理由，同時也是對於讀者們和國內各流蘇省先進熱切的期望。

斗米開公 稿徵

本刊各欄一律歡迎投稿，凡符合本刊旨趣及各欄內容之文字，一經刊登概照斗米十字計酬。
復蘇資料室復蘇茶座特別歡迎賜稿，材料珍貴及趣味幽默者，特別從優致酬。（復蘇茶座文
言不收，內容需力求輕靈活潑）
復蘇月刊編輯部謹啟

論著

太平洋戰局的展望

王新命

如果要劃分太平洋戰爭的時期，那我們就應把最近美軍進攻馬紹爾羣島的戰役，作為太平洋戰爭第二期的開始。太平洋戰爭爆發於一九四一年的「一二，八」，在最初半年，主動地位握在倭寇手裏，英美到處都受到嚴重的打擊，終於不得不退出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經過這半年苦悶時期之後，美國海空軍得到局部的補充，在大體上可以支持其守勢，於是戰局漸趨穩定，雙方僅有海上拉鋸式的衝突，沒有比較顯著的進退。到一九四三年美國海軍業經由對日數量上的劣勢轉到數量上的均勢，而其質量則遠較倭寇為佳，因此倭海軍便漸從攻勢的地位轉到守勢的地位，而美國就也開始其逐島進攻的工作。但在這期間倭寇海軍雖屢次嘗到挫敗的滋味，而它的空軍却依然保有地理的和數量的優勢。那時，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星羅棋布的島嶼，幾乎可說都是倭寇的航空母艦和飛機格納庫，加以倭寇空軍機數雖然遠較美國調到太平洋上作戰的機數為多，因此，美國海軍便勢遂無法儘量發揮，而其逐島進攻的工作，便也受到很大限制。後來美國作「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進擊，肅清了在薩摩亞周圍活動的敵人，重創所羅門方面的敵海軍，從敵人手裏奪得北太平洋方面的阿圖島，以接二連三的勝利結束其夏季攻勢，同時且不斷補充其太平洋的陸海空軍，從過去半守半攻的態勢轉為全面的攻勢，這一來，太平洋戰局才真正向着有利於盟軍的方面發展。不過這時戰局雖有利於盟方，而作戰的區域還是限於倭寇防線的外圍。盟軍不僅不曾攻入倭寇「海上馬奇諾」的綫內，並且在連倭寇都不曾把它列入

防線範圍的新幾內亞，也還不曾取得絕對有利的主動地位。

可是時間畢竟是倭寇的最大敵人，一九四三年冬季來臨之日，便是倭寇連空軍也轉到劣勢之時，美軍的佔領吉爾貝特島，既破除了中太平洋倭寇「海上馬奇諾」的第一綫，而美軍之在布肯維爾島登陸，又摧毀了西南太平洋倭寇堡壘的半壁，從此太平洋戰局便急轉直下，顯出了懸崖轉石的姿勢，過去專在倭寇「海上馬奇諾」外圍兜圈子的一幕，行將成為陳迹，繼之而來者便當然是向東京躍進的一幕，而美軍之在馬紹爾羣島登陸是可以說就是這躍進的象徵。

從馬紹爾到東京二千四百海里，我們從若從這一方面來看，必然覺得路途還很遙遠，直搗東京的話似乎說得太早。但若從另一方面來看，那我們便會明白，美軍從吉爾貝特島到馬紹爾羣島的躍進，其意義的重大遠過於一九四二年四月的轟炸東京；縱令這一躍進不能直到東京，但至少已經肅清了中太平洋的一道大障礙，將來戰史也必須把這一躍進作為盟軍直搗東京的發軔。

美軍佔領馬紹爾之後，加羅林羣島中更有戰略價值的吐魯克，便受到美國海空軍的威脅，美軍之將來勝進攻吐魯克，是不待言的。吐魯克經過倭寇二十三年的經營，防衛異常鞏固，加以左右都有珍貴，背後極近菲律賓，菲律賓實到吐魯克的一條海上給養綫相當的短，易於保護，故美軍進攻吐魯克之際，無疑的要付出較大的代價。可是，代價無論如何重大，美軍都不至於吝惜。因為東京的捷徑也是進出菲律賓的側門，美軍直搗東京或是要回

到菲律賓，都不能不肅清這一條必經的道路。

另一方面，美軍或將於進攻吐魯克的時候，向着新不列顛的拉布爾進攻，拉布爾是倭寇西南太平洋「海上馬奇諾」外圍最大最後的據點，重要性與吐魯克相同；美軍倘能攻克拉布爾，荷印和星洲的倭寇，便都成爲等待屠宰的豬羊，目前倭寇已看到這一點，正在設法補充拉港陸軍的力量，求能苟延殘喘，這雖是事實，然而今後太平洋上變方的形勢，將視海空軍實力的大小而轉移，倭寇空軍既不如人，只有海軍堪堪一戰，而海軍是倭寇的最根本錢，是否敢在拉港一帶作孤注的一擲，還是疑問。如本依然不肯出戰，結果這一個據有倭寇四萬人的拉布爾的陷落或將更在吐魯克之先。這原因很簡單，倭寇海軍倘不出戰，美海軍必切斷拉港四萬寇軍的海上給養綫，同時美空軍必然對拉港作更較過去爲有系統的轟炸，這一來，拉港倭寇軍便除去必須忍受美國海陸空軍的攻擊以外，還須忍受飢餓的威脅，所以，拉港守軍人數雖多，却不足以挽救其陷落命運。

如果倭海軍竟出人意料而應戰，能不能挽回拉布爾的命運？對於這問題的答案是：不能！爲什麼不能？理由很簡單：第一，美國早就下了對倭海軍作戰的決心，在進攻吉爾貝特島和布肯維爾港的當兒，都曾出動相當大規模的海軍，意欲迫令倭海軍出而應戰，而在這一次進攻馬紹爾羣島的時節，其所出動的海軍，規模之大，更爲太平洋戰事發生以來所未有，其爲有意殲滅倭海軍蓋無待於贅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旦美軍再向拉布爾進攻，其所出動的海軍數量必更較馬紹爾之役爲大，倭寇海軍縱出而應戰，也勢非一敗塗地不可。第二，海軍作戰並不單靠軍艦，還要靠空軍的幫助，目前美國空軍的質量和數量都遠較倭寇爲優，自能配合其優勢的海軍而達成殲滅倭寇海軍目的，第三，海軍是倭寇的最後賭本，因此倭寇縱令出動海軍來保衛拉布爾，也不至於「悉索敝賦」。就目前形勢而論，倭寇縱能不惜舉全部海軍作孤注的一擲，也未必能夠不以失敗結其局，何況是畏首畏尾，又要顧

着守護本土，又要對美海軍作戰；則其必陷於慘敗，實絕無可疑。第四，作戰中的海軍，最忌給養不繼，美倭海軍在拉港附近決戰，則美海軍可從附近的澳洲得到源源不斷的接濟，倭海軍則只能從遠處的荷印和星洲取得給養，前者有朝發夕至之便，並有優勢的空軍足以保證給養綫的安全，後者則往返需時，沿途都有遺退空襲和潛艇攻擊的危險，所以縱令倭寇能傾海軍的全力在新不列顛附近對美海軍作戰，結果亦必由於給養的不繼而宣告崩潰。

據筆者之看法，倭寇海軍是不會爲保衛拉港而傾巢作戰的，最多不過是由本來避難於拉港的艦隻作一次無補於事的抵抗，如果這看法是對的，拉港的陷落便必然更在吐魯克之先。

何以拉港的陷落會更較吐魯克爲早？這是地理的形勢使然。地圖昭示我們：吐魯克周圍都有倭寇海軍的根據地，却没有美國海空軍的根據地，美國固然可從馬紹爾羣島出發而向吐魯克進攻，但僅僅一馬紹爾羣島，則在形勢上實遠不如倭寇的便利。惟其如此，一向迴避決戰的倭海軍，或將選擇這形勢較有利於自身的吐魯克港而應戰，美國便也必須先以空軍控制中途島或克島關島及密羅西亞羣島，然後才能夠大舉進攻，同時，戰事開始之後，倭寇因爲地理有利的緣故，勢必不顧一切的犧牲，用陸海空軍的全力，作比較長期的掙扎，因此，吐魯克的陷落期，當然要在拉布爾之後。

可是，吐魯克的陷落縱稍後於拉布爾，但在吐魯克陷落之後，太平洋方面的倭寇武力，必然是加速度的崩潰下來。因爲吐魯克是中太平洋寇軍「海上馬奇諾」最大最堅固的據點，也是阻止美軍直搗東京的最大障礙物。一旦吐魯克入於美國手裏變成美國海軍前哨站，所有吐魯克周圍的若干島嶼，便都是美國囊中之物；到得那時，美國的進攻菲律賓，固非難事，同時菲律賓羣島也將必成爲美國轟炸的目標；在比地更更可怕的，美國艦隊下面的東京和橫濱，固將感手比空息更甚的苦悶，其前方的女氣也必由此而頹告衰竭。

如果要問：美軍何時能完成佔領拉布爾及吐魯克的工作？我們的答案是：早則今年夏末，遲則秋間。大抵以秋間為最有望。如再進一步討論太平洋戰事何時可以結束問題，那就要看歐洲的戰事能否迅速解決。遠東陸上第二戰場的緬甸局勢有無發展，才能下斷語。假如歐洲戰局，秋能急轉直下，英國用以對德的力量可移用於東方，美國也能夠舉其全力攻擊倭寇，遠東陸上第二戰場的緬甸戰場，此時能夠有較大的發展，中國可從緬甸路輸入大量作戰物資，太平洋海上的戰事，大概不出明年夏天可以結束，中國大陸的戰事，也不出明年秋冬之交，便能得到決定的勝利。倘歐戰的結束較意料為遲，美國既不能不兼顧歐洲，英國又須以全力應付德國，緬甸成為中國輸血管的日期也相當的遲，則太平洋海上的戰事固將隨歐戰的延長而延長，中國大陸的戰事也必然不能如期達到肅清殘敵的目的。

此外倭寇海軍消滅的遲早是一個較大的關鍵。我們此時從地理形勢來看，須斷定倭寇海軍將在吐魯克作孤注的一擲，但若時

異勢變，美軍的進攻吐魯克是等於直扣東京之門，而倭寇不用海軍保衛吐魯克，却用以保衛菲律賓，或用以保衛荷印，星洲和泰國，那太平洋上的戰事，便需要十個月或一年的時間才能夠完全結束。反之倘倭寇為阻止美軍的直搗東京，海軍被迫在吐魯克作戰，終於遭遇滅滅的命運，則收拾太平洋戰事的時間便至少可縮短四分之一。

最近論壇有一種樂觀的看法，以為倭寇的無條件投降必不出今年。但我則以為與其相信今年是倭寇投降年，却不如相信明年是倭寇投降年。這理由很明顯，倭寇至今還保持相當的實力，必須中英美同時傾其全力在海陸空三方面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才能夠將其擊潰，而在歐洲戰事結束之前，却無此可能。今姑假定歐戰今年秋冬之交可能結束，美英用在歐洲的武力，立時都能夠用於東方，並假定中美英在發動總攻之後，可於十個月或一年內發動完全的勝利，我們也必須等到明年才能看到倭寇的投降。

如願購買麵粉機器及合辦麵粉工廠者鑒

本公司重慶第二機器廠，專製麵粉機器已歷多年，遷川後曾為重慶萬縣南充涪陵宜賓蘭州昆明等粉廠代製全套機器，現又承經濟部委製麵粉機器，均經完成。凡各地有志開設麵粉工廠者，歡迎賜顧或合辦。如欲委託計劃設廠事宜或商量合作者，請函本公司技術研究室，即當奉答。另編有籌設麵粉工廠指南一書，函索附國幣十元。關於麵粉機器需用一切零星配件，亦可大量供應。

允利實業公司謹啟

重慶南岸野貓溪新生院一號
電話南岸三三三〇號電報九九一九號

解決日本已不要很久時間

龔德柏

美國情報局於一月四日晚發表公報，鄭重指出，聯合國國家已解放德軍攻佔區五分之一，及日本蹂躪區二十分之一，「吾人務須牢記，截至現在為止，所已解放之地，位於外緣，將來愈近敵人心臟地帶，其防禦工事似益堅強」云云。美國情報局之發表此項聲明，係在警告美國人民，勿過分樂觀，以為戰爭即將結束，因而罷工風潮四起，致妨礙戰爭。他們這種警告，也其必要。但若以為德國所佔領之土地，還有五分之四，日本所蹂躪之土地還有二十分之十九，尚未克復，戰爭還須五分之四，與二十分之十九的時間，則殊為錯誤。這種話在美國影響如何？暫置不論，而在中國，則不無惡影響，所以有一說的必要。

德國情形，我們暫且不談，單談日本。當然，日本所佔領的土地，到現在還比美國全國為廣，這樣大的土地，若要寸土尺地的去奪回，當然是非常困難，而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我認為日本的投降，恐怕還在德國之前實行。假使日本投降了，他所佔領的土地，不待戰爭，自然會放棄，所以關於日本內部情形，較戰場情形更為重要。

日本這次對中國開戰，當然他們妄信有百分之百把握，可以於短期內把中國征服。但經過四年多的戰爭，不能征服中國，他們以為是美國從中作祟，所以想先把美國打破，迫中國投降。他們對美國開戰，並不如中國人所說：是「民族的切腹」，而是有相當把握。尤其珍珠港的偷襲，把美國太平洋艦隊擊沉百分之八十；而馬來亞海面的空襲，把英國威爾斯親王號敵艦兩主力擊沉，他們以為戰爭完全勝利了！這不是幻想，而是有事實根據的。因為平時建造一隻主力艦，要四年工夫，英美損失這樣慘重，要恢復到與日本同等的實力，恐怕要七八年。但美國在半年間，就把已擊沉的艦隻，撈出，並且修理好，已是日本人夢想所不及

；而造艦造機的神速，更出其豫料之外。戰爭爆發時，美國有效隻主力艦或已下水或在船塢建造。平時由下水起，至裝修與安置砲位之竣，編隊服役，至少要兩年；但美國於五個月間就完成這項工作。平時建造一隻航空母艦要四年，而美國這次僅要十個月；平時建造一隻巡洋艦要三年，或四年，美國僅要七八個月；平時建造一隻驅逐艦要兩年，美國僅要三個月。因為這樣神速，所以在兩年未到的期間，美國海軍力已比日本優勢了，現在更超過日本兩三倍了！

在戰爭爆發之際，美國被日本的無恥偷襲，太平洋各根據地的飛機，僅餘一百七十六架。但戰爭一年間，美國即造四萬九千架飛機；去年一年間，又造八萬餘架，共達十三萬架左右。除輸出三萬餘架外，在美國使用的，則達十萬架之譜。雖有若干損失，現在至少尚有八萬餘架。空軍人員則達二百三十八萬五千人之多，其力量之大，殊堪驚人。

美國這樣神速的生產力，不但使山本五十六在華盛頓指揮城下之盟的妄念成為黃梁一夢，並且使日本人喪胆。這種消息漸漸傳入日本，已使日本人疑信參半，而第一批日僑由美返國，普遍向日本人宣傳，更使其恐慌。日本人自認失敗的悲觀，早在前年十一月爆發。由那時起，日本公債股票普遍跌，不可收拾；政治上由近衛領導，有一種東和運動，頗受政商各界有力者之支持，其勢力殊不可侮，東條一時有維持不住之勢。去年一月議會選舉之前，東條謀與各方妥協，未能奏效，致不得不稱病把議會延期一星期開議。後來漸得各方面諒解，東條在議會中乃再三豫約：「今年決戰」。意在暗示：將在戰場上獲得決定的勝利，以得到平等講和之資格。但日本要獲得不能擊沉的地盤，更有與德日共同擊潰蘇聯的一條路。所以去年夏季，日本是否侵蘇，頗為一

敵人所注意。但到七月德軍發動對蘇第三年度的攻勢，力量並不雄厚，日本不敢動手。僅經過旬餘，德軍攻勢失敗，蘇軍反攻取攻勢，德軍節節敗退，日本侵蘇的機會，已永久喪失了！即東條向日本人所豫約的「決戰」，永無實現的機會了！所以近衛等又有公開的活動，即八月三十日，以近衛為首的重臣四人，約集東條與其閣員開懇談會，主張既不能「決戰」則只有低頭求和。但東條輩則妄信聯合國意見不能一致，歐洲第二戰場始終不能開闢，蘇聯一國不能解決德國，德蘇之間仍有單獨講和的希望。若德蘇單獨講和，英美亦只有講和，日本可免於屈服求和之恥。所以九月廿一日東條內閣所發布的「國政營運大綱」，「乃有推行恰切活潑之外交」一項，其用意即在藉外交促成德蘇講和，以逃避屈服。但十月間美蘇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開會，成立四國宣言，使日本的外交陰謀宣告破產。接着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更把日本外交陰謀完全葬埋。而對中國的攻勢，又在常德被我軍粉碎。到這裏，日本可謂萬事皆休，所以投降運動，如火如荼，以燎原之勢發展。十月二十七日，死硬派中野正剛自殺。最初我們以為中野徐覺得日本一定失敗，萬難挽救，與其眼看日本失敗而投降，不如早日自殺，反為乾淨痛快。最近看見中野在八月號「東大陸」所發表之文章，似徐主張早日投降，並且希望「天皇」出來領導投降運動，以壓服軍閥。是中野已由死硬派而變為投降派。那麼外間所傳中野徐被東條派人暗殺之說，較有根據。中野死後，日本的投降運動，更為活躍。十二月二十二日，東條在地方長官會議演說，竟不得已而向國民哀訴，要求且慢投降。與從前以暗殺對待主張投降者的堅決態度，顯然不同。若非投降運動愈加普遍，東條不致這樣狼狽。而更由事實證明投降運動之有力者，則為同日（即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午「天皇」所召集之談話會。被召集者均係自由份子與和平外交家，後輩年來為軍閥之眼中釘，久未豫聞政治，現在忽被「天皇」召集開會，除討論投降外，殆無第二論題。日本投降運動，達到這一階段，已距實行投降之時期不遠了！

東條去年十二月曾向國民廣播稱：「戰爭為意志對意志，精神對精神的鬥爭，鬥志先消失的一方，必然戰敗」。這話確實不錯。中國古來就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日本說有普遍的投降運動，是其鬥志已先完全消失了！是已到「三而竭」的時候了！他們的佔領地，雖尚有二十分之十七尚未被克復，但他們的心，却已被征服。古語說：「攻心為上」，我們心理上已是勝利了！他們已是戰敗了！那麼，佔領地雖廣大，或者不須武力攻克。因為日本一旦投降，難道孤懸海外的軍隊還能說不投降嗎？這些被佔地帶，豈不是可以毫不費力而恢復嗎？上次大戰，德國佔領比利時全境，與法國東北部，並未有多大之撤退，即行投降，法比不戰而收復其失地。這次日本情形，恐怕也與此相去不遠。所以日本雖尚保有佔領地面二十分之十九，却於其早日投降，是無補救的！於聯合國的早日勝利，也是無妨礙的！

日本既在心理上戰敗了，戰爭可能由日本早日投降而結束，其所佔領的土地，可能不抵抗而撤退。我們現在不這樣樂觀的想，假定還是要用武力奪回。但今後二十分之十九的佔領地，其克復決不致如從前二十分之一那樣難，則可斷言。因為初期是美國力量微弱，又被珍珠港的一擊，使日本海陸空軍所向無敵，而大部聯合國土地被日本佔領。第二期由前年八月起，美國力量漸與日本接近，於是有了瓜達康納爾島之爭奪戰，該島之克復，整整費了六個月時間。第三期由去年六月底起，美國的力量已超過日本，所以這六個月間，已克復十餘據點。是其成績已較瓜島戰爭的六個月好了十幾倍。將來美國的力量更為優勢，並且是壓倒的優勢！泰山壓卵的優勢，其成績當然較第三期好十幾倍，更或者多。譬如第二期瓜島戰爭的六個月所克復的，不到佔領的百分之一；而第三期目前的戰爭六個月間，已克復了二十分之一。那麼，將來第四期六個月，可能把全部失地統統克復。在物理學加速度理論上，是可能的；在事實上亦未必不可能。因為美國已有不可抗的力量，而相反的，日本的力量已在相當的減低，這種

結果是當然的。中國古語所謂「敵師之後，勢如破竹」，今後美國對日攻勢，已是破竹之勢了！

美日力量究竟如何？於日本能支持多久，有絕對關係。我們有一述的必要。

我上面說過：美國目前所能使用之飛機，大約在八萬架以上。日本有多少呢？據某方面由敵方獲得之較可靠資料，作寬大之估計，日本飛機在二個月前，最多還亦七千架；據另一方面之情報，則為三千八百架與四千五百架，這兩個數字，以最低數字為正確，則為美國三十幾分之一；以最高數字為正確，則為十二分之一，不論如何是不能比較的。美國這種壓倒的優勢，日本絕對無法抵抗，無怪東條華每日高呼：須生產更多飛機，以資對敵。至今後之生產，美國在上月已達八千八百架之數，將來更要增加，至少至少保持九千架之數，似無錯誤。而日本生產力如何？則為各方面所爭論，所見極不一致。據在某某日人的估計，每月一千二百架，但各方面根據日本資料所作之估計，則為七八百架；而我的估計，則不過四百至五百架。我的根據或者較任何估計為可靠，譬如某方面的情報，列舉各工廠之名，某廠每月生產多少，其中所舉美國戰前在橫濱之汽車工廠，謂已改為飛機工廠，每月能生產飛機若干架，但據東洋經濟新報所載：則該工廠早已關閉，並未改為飛機工廠。是某方所謂情報也者，並不可靠，係出於日方宣傳，即此一事，已足證明而有餘。是根據情報所估計之七八百架，已不可靠，而某日人所謂千二百架，當然更不可靠，更為有作用的宣傳。我們現在作最大讓步，料敵從長，即假定為每月八百架，也不過美國十一分之一，絕對不能比較。當然，美國對歐洲戰場每月有若干分配，但絕對不到其產量三分之一，還有六千架用以對日，較之日本還是有七八倍的優勢。原有的較日本多十二倍，將來生產的多七八倍，這種戰爭已絕對無法支持了；再加上美國損失一架，日本要損失六架，更使日本無法抵抗。至於東條華所呼籲之生產更多飛機，根據東條之言，也是絕不可

能。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地方官會議說，曾稱：「今日之急務之急，自為航空戰力之增強，且應立即大量生產飛機！現在該生產部門之主要缺憾，一言以蔽之，與其謂在該生產部門之內部，勿寧謂為在關係方面之缺憾，以及在基礎要件之原料資材等方面」云云。照東條的話解釋，生產飛機的工廠與機械，是無缺憾的，還是因原料資材不足，纔不能多生產。但生產更多飛機，須擴充工廠與機械，方為可能。現在連原有的工廠，還因缺乏原料與資材，不能盡量使用，何能生產更多的飛機？是東條華所呼籲的「生產更多飛機」，僅是要求恢復原有產量，決不亞於原有最高產量之外，再有增加。所以日本飛機，不論如何，是不能達到每月七八百架之數的！

我們再科敵從長，寬大估計，假定日本於原有工廠之外，再能擴充工廠。但以日本之缺乏各種原料與資材，充其量，每月能增加二百架，已屬莫大的成績。這區區數量，在美國九千架的面積，還稱得起有力量嗎？而況日本最多每月增加二百架，美國今後每個月累進的增加二百架，（即一月份九千架，二月份九千二百架，三月份九千四百架）或且更多，殆屬常識。這使日本的最限度始終僅增加二百架，又甚為低劣了！

最近三個月戰爭，日本又有很大損失，目前美陸長史汀生說：美國已把日本第一隊飛機擊落了。但日本最近的作戰，已是盡力做賊以從事，除第一隊飛機之外，第二隊飛機究有多少，還是問題。原有的既已損失殆盡，生產又不如意，今後只須美國進攻，日本只有以加速敗退了！

日本空軍已絕不是美國的敵手，而海軍力量如何呢？美國這兩年間，增加百五十萬噸軍艦，今後更要增加，連原有的為二百六十萬噸。減去損失的二十萬噸，還有二百四十萬噸。日本除去損失，目前恐怕不到八十萬噸，美國有日本三倍的實力。這已使日本絕對不能抵抗。而美國目前共有航空母艦五十餘隻，今後數月，將達百隻以上，較之本多十幾倍。這許多航空母艦，東條

復蘇革新第三期 專輯徵稿啓事

復蘇月刊 第三期 第一期

五六年架飛機，參加海戰，日本海軍，至多只要三分鐘，就全部擊飛擊沉，本須軍艦開砲了！美國這種大海軍，僅待敵亞第二戰場開闢，保護陸軍上陸後，即可全部集中太平洋對日進攻，解決日本至爲神速。

日本空軍海軍已絕對劣勢，對於美國進攻，絕無抵抗的可能。那麼，日本所蹂躪的土地，雖有二十分之十九尚味奪回，要奪回也是不甚費力的事。因為土地是要實力保衛的，沒有實力，就不能保衛。戰爭爆發時，英美荷沒有實力保衛其屬地，日本於三個月間把其佔領。今後美英力量增強了，日本實力減弱了，奪回

這些土地，當然是很快的。而況日本人的鬥志已經喪失，很可能早日投降呢！

美國情報局因為美國人認爲戰爭已趨海內，能平等奪得西處發生，所以警告美國人不要太樂觀，這當然是對的，而美國人的戰時罷工，也是不合理的事，應該設法制止。但考慮他們所說的字面解釋，以爲日本所蹂躪的土地，還有二十分之十九未奪回，戰爭還需要二十分之十九的時間，則未免錯誤，所以有解釋的必要！

中國工業化與未來之江蘇

戰後中國之必然工業化，已灼無可疑。江蘇原爲全國工業最發達區域之一，戰後被毀，既必需力圖復興；而於全國實施工業化之際，江蘇地位是否將較戰前改觀，尤值得注意。在此情勢之下，吾人應如何順應潮流，作適時之努力實應預爲研討。茲提出下列各問題，至希發抒高見，並煩賜答，俾便彙刊下期專輯，藉爲蘇人今後努力之南針。

- 一、戰後中國實施工業化必在東北、西北、及西南、分別建立重工業地帶，江蘇以限於天賦祇適宜於輕工業之發展，其地位是否將與戰前不同，對中國之比重是否將隨之減縮？
- 二、戰後江蘇工業，應如何配合中國工業化，作適切之發展？
- 三、戰時江蘇內遷工廠，爲數甚夥；蘇籍商人在後方營運之資本，其總額亦極可觀；在勝利將臨之目前，應否及如何確定妥善方案集中後方內遷工廠之資金，設備人才並吸收蘇籍商人在後方營運之資本作有計劃的復興戰後江蘇工業之準備？
- 四、戰時江蘇工業經濟之摧殘已極度殘破，應如何確定重點計劃復興？
- 五、戰後江蘇政治、教育、文化各部門，應如何配合江蘇工業對中國工業化作適當之努力？

右開各問題務請於三月十五日以前逐項賜答郵寄本社（望龍門四號）無任感企
復蘇月刊社謹啟

特載

首次月會

復蘇月會紀錄

本刊為交換鄉情，探討江蘇各項問題，並謀與讀者加強連繫起見，決自本年
起每月舉行復蘇月會一次，二月六日下午一時假兩路口社會服務處舉行第一次會，到吳稚暉、王公璜、馬元放、榮爾仁、祝兆覺、張九如、吳開天、周厚鈞、鈕長耀、張淵揚、章劍慧、侯毅、樊立之、錢鍾漢、吳永嘉、孫德先、孫翔鳳、謝泌、薛澤、顏益生、李揚平、顧白羽、孫競文、蔣元啓、等百餘人，薛明劍主席，首請蘇省民政廳長王公璜，前江蘇省黨部主任馬元放，蘇省實業鉅子榮爾仁，報告蘇省政情，敵偽動態，及上海工業界現況。（報告紀錄詳後）繼座談江蘇籌設臨參會問題，由吳稚暉先生主持，周厚鈞、張九如、戴健標、祝兆覺、薛明劍等相繼發表意見。（紀錄詳後）五時散會，事先本社並向各方徵得禮品計圖書書籍，土儀，五金什件，蘇人主持工廠出品等共百餘件，當場抽籤分別贈送，會場情緒始終熱烈緊張，收穫相當圓滿。

收穫圓滿

水深火熱之江蘇

王公璜

第一次復蘇月會報告紀錄之一

今天承邀與會，報告蘇省情況，謹將本人離蘇時情形，擇要報告，供各位參考。

政治概況

先說一說現在蘇省的政治情形：江南第一第二第三行政專員區，數年來均由江南行署管轄，現任主任為李壽舉，兼隸屬省府，因地域關係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就近指揮。江北分為兩部：四五六三區，由特區行署管轄，主任為李明揚；行

署設秘書、政務、情報三處。七八九（淮徐海）三區，原設有徐海行署，現由省政府直接指揮。至省府則一再播遷，近在皖北本和縣設署辦公。

民衆情緒

蘇省民衆目前確在水深火熱之中，其最遲情況及心理反映，有可得而述者數端：
第一、負擔奇重：敵偽及土匪三方皆盡量榨取，省府所屬

各機關，亦不得不時有徵取。民衆深感痛苦，稱敵人之榨取爲「坐着吃」，（謂其假手偽組織從後指揮，不勞而獲也）、偽軍爲「搶着吃」，X匪爲「騙着吃」，我方之徵取爲「要着吃」，可見其雖同一出錢輸物，而心理上之反映，實大相懸殊也。

第二、雞犬不安：游擊區中確有雞犬無噍類之現象，下鄉打雞，係敵人之拿手戲，早爲衆所熟知，不待贅述。至於狗在游擊區最高游擊隊所痛恨，尤其靜夜，游擊隊如有動作，深懼敵人知覺，而狗則見影狂吠，使游擊隊行動無法秘密，故游擊隊見狗必殺。打雞爲一般民衆所深恨，至於殺狗則以民衆對游擊隊多表同情，常自動幫忙。

第三、殷望中央：自汪逆精衛在寧組織偽政府後，東施效顰，居然以中央自居，蘇省一般民衆稱之爲冒牌的新中央，同時稱重慶領導抗戰之政府則爲老中央。近三年來，因敵偽壓迫日重，一般民衆對新中央均疾首感額，對老中央則向心力日益加強。此猶與遠避慈母之孤兒，飽受僑稱正嫡者之凌虐，因而愈益懷想自身之親娘，絕無二致。此種懷想之情緒，其濃厚懇切，極難形容。多數人因懷想之極，轉而爲對老中央之極端誇大，彼等均知老中央已成爲世界四強之一；井相互傳說一切政治設施，已達理想的標準化；整軍經武，經濟開發，亦突飛猛晉。重慶每一路角必有一跳傘塔，每日前往練習跳傘者盈千累萬；派出國外之遠征軍，所向無敵，其總數至少已達百五十萬，但此種天真之誇大，亦僅足顯示其對中央極端熱心心理之一斑而已。至關於蘇省一般社會狀況，物質方面，遭敵偽匪三方破壞甚烈；但以蘇北而言，黃淮兩河自蘇北出海，但敵天之幸，並未爲災；故民衆雖苦，尚無餓死者，較之在敵人嚴密控制下昔日號稱天堂之上海，餓殍載道，反有上下床之別，此則差堪告慰於後方父老兄弟者也。

金融混亂 蘇省金融之混亂，可稱已達極點。數年來，民衆始終被操弄壓榨於三種偽幣之下：一、聯銀券，二、儲備券，（上繪龍鳳及孔子閻岳像）三、敵人發行之軍用券。但民衆所

珍視者，仍爲法幣。近來敵人已將軍用券收回，但X匪又在蘇北發行江淮銀行票。蘇北民衆對江淮票反感甚深，但X匪用盡方法，強迫使用，對法幣之取締，較敵偽尤嚴，歲考有罪，搜獲銀行票收，彙集後按站遞送陝北使用。

游擊區概況 數年來國民黨同志在游擊區以身殉職者，指不勝屈。朱堅白同志之死，已爲衆所共知；省黨部候補委員趙鏡珍同志之被執活埋，從容就義，尤爲壯烈。其積勞病故者，如張公任同志等亦有多人。士紳方面，如韓紫石飽受脅迫，始終不屈；馬玉仁早年所爲，頗不理人口，抗戰爆發後，查出家財，購槍募人，親上火線，與敵人死拚，被圍陣亡。又如口口口，亦以私財購槍募人，憑寨堅守，匪死攻不下，乃効田單火牛陣；創爲火人陣，迫集民衆，散置火種於衣袴之間，燃着後，縣令前攻，卒被攻陷，口口及所部，大部殉難。此外，行政官之殉職者，亦有專員一人縣長六人；其臨陣負傷者有七八人，被擄不屈乘隙逃出者亦有四五人。惟所可痛心者，殉職之專員縣長，七人中死於敵者僅三人，死於X匪者竟有一專員三縣長，而此四人於蘇北行政官中又均爲最英勇果敢者。蘇省在抗戰前三年，敵人僅能爲點及綫的佔領，而省府及所屬機關則均能保持面的控制，及X匪竄入，專以破壞面的控制爲事，降至今日遂使各縣均呈一團三公之象；每一縣區，至少有三個縣長，一爲省府所派委，一屬偽組織入另一則爲X匪所派。甚至若干縣X匪竟派委兩個縣長，並以X匪每佔一地，即破壞原有縣界。或將原屬甲縣之若干村鎮，與原屬乙縣之某地區，併設一縣錫以新名；或竟割裂原有之縣區爲兩縣，各予名稱；或竟打破封建疆界。縣區既經割裂，X匪乃每一新縣，派一縣長，故其所派人數，常多於省府或偽組織所派之縣長。

X匪情況 在蘇省之X匪約有二十萬人，欲談其現況，首須述其理論。所謂理論，最基本者，可以下列三段推論式概括之：

1. X黨是抗日的；
2. 汪逆精衛及其領導降日之偽組織是反X的；

3. 故反X的汪逆派皆與敵妥洽準備向敵人投降的。

又X匪異常陰險，每佔一地，輒遍貼標語，對中央陽示擁護，陰事破壞；例如魯省之一百十二師調援蘇北，X匪即到處遍貼標語，「歡迎口口口之一百十二師參加抗戰」無異以援軍之番號，人數，駐地，報告敵人，諸如此類，不勝殫述。淮海一帶，受X匪蹂躪最甚。X匪在該處之措置，第一為改變地形，昔日繁盛之市鎮，居民較多之農村，現均化為烏有，或移徙他處，舊日之地圖，固已全失其效用；流亡在外之鄉人，如果返鄉，亦將無從尋覓其故居。第二為拆毀學校等公共建築及民衆所居之瓦房；吾黨力倡建設，希望人人得往反屋，而X匪則實行均貧政策，欲強使人人皆住草棚，其手段之反常而慘酷，殆難以言詞罄。前在蘇北時曾檢得X匪之文件，其中有謂「我們應提高警覺心，國民黨不但要消滅敵偽；抗戰勝利後，並將消滅X黨，必要時我們應準備不恤與敵偽共同作戰」。可見X匪處心積慮，僅以一分力量對敵偽，而以九分力量對國民黨，實其預定政策。

認識與檢討

蘇省情況複雜，欲於極短時間內，作一概括而詳盡的報告，實不可能。祇能就記憶所及，略略報告，雖備極拉雜零亂，似亦可窺豹一斑。綜合見聞，箇人對目前蘇局，認為有可供認識者三端：

一、勿小看敵，以為容易打跨；試舉一例：敵人在連雲港積極實施三年計劃，至今努力不懈；徐海一帶，所有破產，亦盡量開採；海州荒地，敵人更積極拓墾植棉，曾派技術員十二人前往指導，被游擊隊偵知後，立即全部槍殺；才隔幾日，敵人又續派多人前往，可見其對蘇省陷區正以全力經營絕無輕易放手之意。吾人如欲收復失地，正須加緊努力，絕不可因勝利將近而稍存懈怠也。

二、應認清X匪毒辣，更勝於敵偽；吾人如想敵偽區域，極

易得偽軍之同情，蓋偽軍雖叛中央，而心尚不忘祖國；更深懼反攻局臨，容身無地，常欲為將來預留餘地。而X匪則對與中央有關人員，絕不容情，幾乎有一個即活埋一個；此非故意擴大其詞，現在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宋平仲，即唯一曾被活埋而獲獲脫逃者，（宋於被活埋時，天適小雨，地濕土瀝，僅得幸免，遂獲於人靜後自被埋之土窟中，掙扎脫逃）可為確證。

三、蘇省在敵偽奴化毒化，X匪盡力惡化之下，社會上充滿人類的渣滓，固有道德，幾已破壞無餘，故欲談「復蘇」，絕非易事。將來反攻勝利之後，必立即舉以政治掃蕩工作，而此種政治掃蕩，艱巨遠勝於民十六年，今日即需早為準備。復方父老兄弟，如以為蘇省一復，即可返鄉各事，安居樂業，因而一舉措慮，坐待勝利，此實或錯誤之心理，必需力為矯正者也。

最後，吾人對蘇省現局，應切實作一檢討：在政治上，吾人應承認現已失敗，但再尋失敗原因，絕非別人利害或有辦法。就殉國烈士之舉，及國民黨同志士紳民衆英勇壯烈之表現，可見我黨並非無人，但其唯一缺點，即在祇有各個的英勇表現而無集體之表現，故其犧牲縱較他人為大，表現縱較他人壯烈，而收穫反較他人為小。總括言之：不是個人失敗，而是無組織的失敗；如此種作風不改變，以後失敗必將繼續。為一抗戰三年二年不結束，未來情形如何，實難想像。故今後應切實往組織方面努力，向下層作實際工作，以期掌握民衆，多作具體的表現。總之，無組織或組織鬆懈必失敗！不能掌握民衆必失敗！蘇省陷區民衆均應望收復失地後，能有一個有組織的力量來處理蘇省善後，如軍事前準備，以便事後實行，甚願僑方父老兄弟，及同志，熟慮妥籌，協力進行。

暗影籠罩下之寧偽組織

馬元放

第一次復蘇月會報告紀錄之二

余自二十六年冬，被敵偽劫持，羈囚南京，歷時三年二月，始得脫險來渝，復蘇月會主持人，以余久居南京，命對寧偽組織作一報告，茲就記憶所及，雜述如左：

前漢及後漢

說起偽組織，應該先談談「前漢及後漢」，此一名稱，南京流行甚盛，余初聞亦不解其意，後經探詢，始悉所謂前漢，係指北京臨時政府及南京偽維新政府；後漢則指汪逆精衛所主持之寧偽組織，考此名稱之來歷，實起於偽臨時政府及偽維新政府中人物，其意蓋以前漢自居，若對寧偽組織曰：「你們算得意，論漢奸資格，我們還是前輩，你們只能算承襲我們衣鉢的後輩哩！」實際說來，敵人對漢奸領袖之所以常換人，概以其能否發生作用為斷，如已失卻作用，便一脚踢開，毫不顧惜。無如一做漢奸，民衆印象即壞，隨之作用亦減，故換來換去，總不能滿意。因此所謂前漢，實乃比較過時失勢的漢奸，乃若輩竟以前輩自居，沾沾自喜，可見其頑鈍無恥之一斑。至於汪逆，敵人初期其有較大之作用，不意與前漢初無二致，故亦已日漸廢棄，雖為後漢，實亦同樣可憐。

前漢之謂，不但名稱上各成陣營，事實上亦鴻溝判然，寧偽組織成立後，北京臨時政府雖撤銷，但立即成立華北政治委員會自成系統，至今未與寧偽組織合流。汪逆雖力求向北方擴展勢力，屢傳陳公博或褚民誼將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總以舉北軍奸有口人為其後台，予以支持，未能實現。即在寧偽組織中，偽維新政府之前漢，亦有多人盤據要津，如梁鴻志任偽監察院長，任援道任偽海軍部長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陳軍任偽郵省長，均以復漢同床異夢，汪逆亦無奈如何。此實因敵人對各偽組織抱定

一貫之以偽制偽政策，利其分裂，不使合流，故有此種怪象也。後漢之寧偽組織，成立於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就標門運蘇南京，其意蓋期假冒西連抗戰之中央，以欺騙民衆，故其組織一切承襲偽造中央，凡中央所有之機關，寧偽組織幾無不畢具，但實則汪逆僅僱師真假陸稿薦張小泉之故智企圖魚目混珠，但民衆對中央，真偽順逆固無不曉然也。

數年來，寧偽組織對建軍大吹大擂，即言其中央機構，如軍事委員會，陸軍部，海軍部，軍事會議，政訓部，應有盡有。偽軍之番號亦極多，其編制約分為三個方面軍，除任援道兼第一方面軍外；第二方面軍為孫良誠，第三方面軍為山東之胡漢民，此外更有綏靖軍等，名目繁多。粗粗一聽，聲勢似極浩大，實則不值一笑。蓋偽軍槍械，都須敵人發給，而敵人對此則向極吝嗇，故名目儘多，槍枝實少。更加以偽軍對自己地位，既無信念，且甚煩惱，各軍都有日本指導員，此輩階級極低，大部為尉官，而被指導者卻為偽軍之中上將，故偽軍將士均憤憤不平，極願於勝利屆臨之時，有所表演。

漢奸心理分析

偽軍之心理既如上述，茲再分析漢奸之心理：汪逆初到上海時，曾宣言決心獻身和平運動，如和運不達目的，願以一死謝國人，可謂一面孔救國救民，但實則一肚子男盜女娼，其所朝夕營念於心者，無非地位勢力。最近周逆佛海即曾向人說：「任何人與汪逆談起全面和平，汪即要發怒」。蓋因真的實現全面和平，汪逆即無法保全其現有地位，滿足其領袖慾也。此外汪逆試曾致書章慶友人，提及全面和平，被偽特工查獲，竟遭軟禁數天，傳汪逆自辯努力「和運」並未犯罪，汪逆亦

覺罪之無以服人，始將緣逆釋放，但緣逆原任立法院副院長，卒被調任考試院副院長。（編者按此訊曾載本刊第八期）亦可為汪逆口頭標榜和平，實則僅圖保全地位之確證。

漢奸領袖之心理如此，其所屬自每况愈下。三十年本人尚在看守所時，已死之偽蘇省長牟士羣來寓，平時任偽調查統計部長其屬下集會歡迎，牟在會中公開對人說：「人都說我攪錢，無庸諱言我確在攪錢，試想中央工作人員被我殺了多少。將來中央反攻過來，我怎能立足，如何能不預先想法給自己留一個退步。我準備在美日各蓋一座洋房，將來失敗，擬即在美日作寓公。」又偽江西南省長田口，姨太太娶了十幾個之多，人或勸其少漁色，多積錢，彼笑答謂：「為什麼要做這漢奸官，無非要圖眼前的享受做官而不享受，豈非傻子？」此可為較高級漢奸心理之代表。至下層之小漢奸，多抱中央反攻過來，大漢奸自然容身無地，小漢奸人數眾多，即要殺亦殺不了許多，故絕不如此大漢奸之擔心將來。但自知做漢奸是不名譽事，既做了不名譽事，而無所取償，太劃算不來，於是亦多拚命攪錢以為補償。故綜合大小漢奸之心理可以一言括之，所謂和平運動者，圖享受而已，鈔票運動而已！

談到漢奸心理，順便談談敵人与偽組織的關係，周逆佛海游日回來，曾著有紀念冊，其中一節有云：日人排日開會，殷勤招待，表面可謂熱烈尊敬之至；但在國內，南京最有地位之要人，有時也不得不對日人低首下心，無法顧全自己的顏面。又謂日人口口聲聲說，加強「國府」，（指宣偽組織）但日方在宣機關林立，每一舉措，均須得日方駐宣機關全體同意，牽制如此利害，如何能談到加強？又汪逆常稱敵為先進國，自居為小弟弟，但在周逆游日之紀念冊中，曾提及在日時某次舉行之座談會中，日方所謂王道協會的代表發言：「實行四海一家，要有一中心，東亞共榮圈亦需有一中心；此一中心必然應由日本來擔任。因此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兄弟的關係是不夠的，應該像父子一樣才對。三民主義必需以此為基礎，並歸納於此理想之中」。由此種種，均可見

敵人對偽組織之用心及態度。一般漢奸對敵人此種態度之心理及反映一面為加強其奴隸性之發展，努力找背景。所謂找背景，即多認識幾個日本人，而大漢奸則赴日考察者，絡繹不絕。另一方面則內心極端煩悶，余在宣時，有許多漢奸對我說：希望中央多打兩個勝仗，蓋以鑒於日人很毒，中央打勝仗，日人必感覺對漢奸之利用需要高切，或可從而稍加優待；否則彼輩必將如偽漢奸之被踏在敵人足下，要如何便如何也。

江南北偽機關 適王公瑛先生報告蘇省我方最近之政治機構；頗為詳贍；茲亦概括的說一說偽組織在蘇省之政區及機構。江南原第三行政督察區，即松滬七縣，現為特區，不直轄於偽省府。江北第四五五六區，由偽蘇北行營管轄；至第七八九三區尤其第八區（徐屬）原為偽華北政委會勢力範圍，稱為徐海特區，汪逆命令尚未直轄，更不必論偽省府，最近偽蘇北行營，已改組為偽蘇北經濟公署；徐海特區已改設偽淮海省，故目前偽江蘇省府政令所及實際僅江南之一二區而已。

又蘇省原為產米之區，敵人為搜括食糧，供無軍需起見；在江南北劃定軍米區域若干區此等軍米區域所產之米，概由敵人直接全部征收，除對田主及個人按口配給最低限度必需之米外；餘均照極低之限定價格收購，全省軍米區多於非軍米區，且非軍米區產米又較不豐，故偽組織自己亦常鬧糧荒。

陷區人心不死 陷區一般民衆，傾向中央，備極熱烈，隨處均有表現。如汪逆之偽機關報中華日報，於廣告中，曾發現「打倒汪精衛」五小字；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之五元券，於花紋中嵌有「中央馬上來」五字；十元券花紋中嵌半個高麗。粗看雖看不出來，但稍一細看，均極顯明。偽方雖早察覺，曾擬銷毀，但以強迫流通各地，數額已巨，祇得聽之。

余在宣時，既出看守所，曾二度託詞赴上海診治痔瘡，晤陳陶遺蔣竹莊諸老，兩老均曾一再嚴拒敵偽會就偽職，始終不屈。汪逆並曾親訪陳先生，面請幫忙，不得要領，最後失望自愧，乃

謂：「人說我不祥，接近我者必失敗，現在我就和日本人接近，害害日本人吧」。此亦可見汪逆之無聊，及陳先生之氣節。此外上海教育界諸同志，因學校都被敵偽接收，不願再在此種奴隸學校中教書，寧願社門閉居，食用無着，則多人相互通財共苦，等候天亮。余逃出時，更曾見許多青年，購家庭，騙川資，徒步千里，來後方就學。凡此足見蘇省淪陷雖久，人心實未盡死。

順便再談偽組織統治下之教育情形：蘇省淪陷後，知識份子逃往後方者特多，因此各校教員均物稀為貴，小學教員教中學，中學教員教大學，幾乎全部升格，學校程度因此銳落。南京亦設有偽中央大學，以該校為例：校長樊仲雲即中學都未畢業，至於學生，初中修業未滿亦可考入。教科書雖多改訂，但除刪去有關抗日抗日之部分外，其餘部分均為舊教科書之翻版，課程新增日語，列為必修科，但平日並不上課，僅遇有人參觀考察時，表演一下而已，可見教員學生亦均心不忘漢。

被劫倖生原因 余在蘇工作，既無成績，被敵劫持三年，雖倖能逃出，但既未成功，又未成仁，實極愧惡。最後願一

江蘇臨參會應如何產生

第一次復蘇月會座談紀錄

吳稚暉先生 做八股先須認題目，今天開的會是復蘇月刊社主持的復蘇座談會。復蘇意義之一即江蘇復員。常聽蔣委員長說，復員問題屬害得很，復蘇得很，大家都想打勝了仗說復員，最簡單不過，有什麼屬害復蘇？現在聽了王先生馬先生和蔡先生的報告，才知道復員問題真是了不起。江蘇同鄉在後方辦的刊物很多，衡陽桂林都有，都辦得很好，它們都注重報道，復蘇却不注重報道，這想討論復員前後的江蘇問題。這些問題，聽

這其倖獲生全之原因：考後漢與前漢不同之點，厥在前漢無特工，而後漢份子有一部原為中央特工人員，故頗能注意特工，如謂復漢以特工起家，實絕未過當。數年來，中央工作人員被後漢特工處死者，因初期均不公布，故幾於無法統計。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汪逆袍笏登場，我方工作人員被捕及處死者，偽方始在報上公布。偽方最忌者有二：一為暗殺，以汪逆為目標者，恨之尤切。（陳逆璧君為汪逆安全計，對此輩尤絕不肯放鬆。）二為反間，即中央工作人員為工作便利起見，潛身偽方偽為掩護者，此二人如果發覺被捕，偽方必予誅錮，絕無生理。余則在偽方被列入第三等，即依照偽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辦理，偽方所謂危害民國犯者。汪逆對此等人，常希望能參加偽方工作，為彼等撐撐場面；故被捕後，常先之以威迫，繼之以利誘，不遂則加軟禁，或許以一定範圍內之自由，使能看看一般漢奸之榮華富貴，因而動心。余落網後，亦歷經此過程，故能得機脫逃，倖獲生全也。

了幾位的報告，知道很多很多，不但一次兩次談不完，十次八次或者還談不完，好在復蘇月會一個月開一次，抗戰如果還有二三年，一次一次談下去，或者談到抗戰勝利恰巧差不多。
要談復員，現在政府正在推動憲政，人民都該應和，江蘇還沒臨參會，把這組織起來，不但是善備實施憲政的一個必要行動，而且復員工作也必需這個才可準備，才可以推動。
道才主席薛明劍先生報告，月會要備了許多禮物贈送來賓，

在這許多禮物中間，要特別送給我一個老鼠夾。並且說這是一個象徵，表示要我領導大家捉盡江蘇的鼠輩。這老鼠夾在這裏，萬用不着，因為有一個很兇的貓在這裏，鼠輩決不敢猖狂。馬先生講得組織，說起前漢後漢，依我看不論前漢後漢都有他們的英雄，他們英雄的特長，就是喜愛。單說後漢的英雄汪精衛，就最會變化。從前他在漢口的時候，變得花樣就很多，說不定這會在南京，到適當的時候，他會把東條的腦袋拿來，跪在我們的面前，哀叫「饒他一條狗命」。他果真這樣歡喜活，照我想，就讓他活下去亦好。因此，我如有機會，還見汪精衛，我倒願意把這鼠夾代表復蘇月會贈送給他。

蔡先生報告上海的實業情形，說發展的阻礙很多，但這些阻礙，還比不上王先生講的阻礙。從老鼠說起，又說狗好比是一個大老鼠，我是洪揚亂後第二年生的，那時到處要捉狗，捉狗本不算稀奇，游擊區因為妨礙游擊工作要捉狗，戰前各都會也曾到處捉狗，可是那時的狗，却真厲害，專門吃死人，而且數量之多也頗為驚人，直到我六七歲的時候還要捉。此外，馬山上還有野豬，也極為鄉民之害，官府士紳鼓勵大家殺豬，每殺一頭，割下耳朵一隻，就可領錢七八百文，一直到我八九歲時，還聽說馬山上的野豬沒有捉盡。可見大戰之後，秩序破壞了，連狗和豬都成了問題，要恢復原來的秩序，決不容易。

所以，大家決不能希望一打完仗，就可以太平平地回去重過安逸的日子，捉狗，捉野豬，捉老鼠，這一類的事多得很，正還要復蘇月會一次一次的開會，復蘇月刊一期一期的討論哩！

周厚鈞先生

討論江蘇臨參會問題之先，打算先說說

江蘇的父黨。戰前父黨在江蘇是毫無活動餘地的，為什麼這幾年

中，會滋養得這樣利害，我以為很值得我們的反省！

王公璜先生說得很對，組織的問題很重要，沒有組織確是我

們江蘇的第一病根。

其次就到組織，誰不開人，為政在人，得人者昌，江蘇所以

沒有健全的組織，問題便在人，更在人的配合未必能適當。所以妥推動江蘇的憲政，組織臨參會，問題的焦點，便在人，人的配合！

今天當國、老吳雅暉先生在這裏，吳先生同時也是蘇省元帥，我極希望吳先生對這意見能予以切實的指示。

吳雅暉先生

「為政在人」一定不錯，周先生要我說話，我願以大學上的幾句話，來回答周先生引用的中庸上的話。

大學上說得好：「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用」。所以現在的江蘇問題，請隨便那個超人去，都不會有辦法。光是人，不夠，一定還得力量。所以人之外必需有土，有財，具備了一切力量，然後才能有辦法。

張九如先生

今天討論的主題是怎樣組織江蘇民意機關，召集者是復蘇月刊社，時期恰是立春後一日，這是很好的一個象徵。才聽得周先生說，江蘇問題主要在人，我也覺得同意，想起孟子上有這麼一句話「保我后，後來其蘇」！這個后字，可以解作周先生的人，我希望後方每一個同鄉都是后！

提起復蘇，又想到不久參加過幾次中央召開關於復蘇的會，會中曾討論到敵人退卻的時候，說不定會對各地方大肆破壞。根據這推想，所以我主張後方同鄉，應於抗戰勝利之前開鄉工作，不要等凱旋後大搖大擺地回去。

至於臨參會如何組織，我以為問題是在臨參會的份子如何選出？是不是後方的人回去？還是由淪陷區父老中選任？如果選後方人士怕久離故鄉，對蘇省情形過分隔膜；如向淪陷區中去選，所選萬一失當，又恐怕不但不能推動復蘇，將來復蘇時反需多一倍工作。

所以這一個問題，我以為焦點在後方人士如何代表淪陷區人民表達民意。

戴健標先生

我以為臨會的參議員，主要應從後方產

生，其名額應佔參議員全部十分之五至十分之七，其餘額應從陷區產生，如果目前產生困難，或暫懸額不選。

祝兆覺先生

臨參會之組織，問題在人選，我以為可說下列三標準選任：第一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產生已久，此項代表既由民選，自然能代表民意；國民代表大會尚未開會，似可請蘇籍之此項代表，先參加臨參會。第二、陷區父老士紳，始終貞固自守，確於抗戰有貢獻的，此輩實為地方元氣，應請他們出來參加臨參會。第三後方人士確為蘇人共所佩仰，而其服務能力極強的也請選一部分出來。合這三部分組成的臨參會，我想一定會十分健全。

主席

國民代表大會代表與參議員任務不同，是否可請其參加臨參會，似值得考慮，至就陷區選任參議員，敵偽對有被選資格者，必極端注意，加意監視，能否順利出來，亦是問題。今日座談此問題，原在聽取各位對此問題之意見，不期望一定得結論，現開會已久，並屆預定散會時間，未發言者尚多，如有意見，擬請各以書面遞交復蘇月刊社彙集整理發表。

吳稚暉先生

主席才說今日討論並不期望一定得結論，但聽各位先生的意見，大都重在人選，我並主張人選以外，還須有力量，所謂力量便包括三樣東西。大家想來都會到真武山去看過，那裏有一個玄壇菩薩，他就有三件寶貝：第一件是他本身的人格，第二是他左手所持的元寶，第三是右手所執的鞭。不論做什麼事，要成功，這三件都少不得。所以我希望各位除注意人選外，更當注意力量，把一切力量集合起來，供給政府，幫助政府，那就什麼都會解決。這這句我願意作為本次座談不是結論的一個結論。

附未在座談會發言諸先生的書面意見

江蘇臨參會 組織與使命

本期原定出江蘇籌設臨參會問題專輯，因復蘇月刊會第一次會王公與馬元放蔡爾仁三先生報告均極詳確；月刊特載，錄登月會紀錄。（蔡爾仁先生報告，因性質較為專門，且極富參考價值，移登復蘇資料室）。原擬另輯各文，因受篇幅限制，除擇要縮短刊載應談紀錄之外，一部分不得不割愛，謹向作者致歉，並希原諒。

又張淵揚先生關於臨參會組織及使命，極具特見，原擬另行標題，別為專文，因為體制所限，故亦附刊特載之後，節錄為書面意見。

編者

張淵揚先生

蘇省臨時參議會之久未成立，吾以為係江蘇地方與人民之一大損失！蘇省雖成目前之窘境，原因並不單純，而省臨參會之未能設立，亦未始非許多因素中之一因素也。作戰區域以內，一切為軍事，此實天經地義，在作戰區域中，應重視民力，以補正規軍力之不足，應與民一體備存亡共休戚，以增強作戰之威力與後盾，亦屬迫切必要之條件，而絕對不容缺少數者。如果江蘇臨參會能與其省份同時期成立於戰區以內，一面可站在人民代表之地位上號召民衆，集合民力為政府軍力之供應，一面可站在政府友人之立場上，建議政府，贊襄軍事，以匡扶政府之守慮一失，則吾信江蘇過去數年來雖仍不免於被陷落，被蹂躪，受掃蕩，受威逼，然至少或可以不致如目前之太宰，太宰，太宰，太宰也。或曰戰時江蘇省之人民果一無

力量貢獻於政府乎！戰區中之民力果一無足用於政府乎？此人人可以乾脆答復之曰：「否！否！蓋不然也！」溯戰事初起於京滬前線之時，江蘇省會以及各縣民衆，在當時省與各縣民衆組訓委員會領導之下，輸財輸粟，出力出力，接濟慰勞，坐言起行，一種慷慨激昂熱烈振奮之情緒與冒險犯難之勢態精神，已充分表露於各界男女老幼踴躍參加救亡圖存之工作中，實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此非偉大民力之例證而何？軍事上得此大力之支持與鼓勵，實已獲助不少，奏功於無形，然所以致此之德因，無非因領導有組織，民衆有代表，民意獲所依歸，得所信賴，然後能悉索敵賦，勞而不怨。倘當時之民衆組訓委員會繼續組織活動，繼續領導，或即或不然，爲符合中央之政策起見，改組成爲省臨時參議會，以繼承當時之勢態精神以及事業，誰又敢斷言江蘇無人，仍必陷於今日之命運與狀態乎？據往事，鑒來者，故吾人認爲江蘇省臨時參會在過去久未設立，是一大損失也，今日之事，真所謂見兔顧犬亡羊補牢，猶未足爲晚爲遲也。允宜亟亟設立，以爲復召陷區內之忠良民衆，吸引陷區內之僑軍海軍歸，以爲反攻敵人恢復宗邦之根本，此蓋爲有百利而無一弊，有十分之作用，無絲毫之反作用之事。又臨時參會依法，只有備諮詢建議，與接納報告及質問之諸種職權。在江蘇目前之特殊環境中，吾以爲應增加變通，除運用建議權，向政府貢獻意見外；並應特別賦予新增加之「協助代辦權」，商得省府之同意在政府力量不及之處，代其或助其辦理恢復失地之準備工作。至其如何設立之方法，在此種特殊的時間與空間之中，其方式自不必爲一般之規定，茲試申述其要點：

第一、吾認爲參議員之人選，應全部以此刻在蘇省境內或至少可以即行返歸之有聲望能號召者爲限。
第二、吾認爲參議員於選定發表時，應絕對秘密，不可公開，以便利其回鄉活動與號召，藉以培養陷區政權之潛力。
第三、吾認爲省臨時參會，應分江南江北兩處集會，會期僅須

每年一次，以便利行動而免牽制。

第四、省臨時參會應有一較大數目之預算，可以津貼各議員返鄉活動，以收實效。

第五、省參議員之深入陷區做組訓工作者，應許具有代政府編組人民團隊，發給政府名義之臨時職權，以便利與敵偽奸黨爭取力量，爭取民衆。

第六、省參議員之實地工作，有勞績者應由省臨時參會特予保送，使担任較重大之工作。

第七、省臨時參會之領導人，應以本省有軍事政治資歷之有重望者爲標準。

臨時參會決不宜僅僅立一空殼於陣省境內，作表面之形式工作，發書面之文章談話以自欺欺人，果如此則在事實上仍與陷區民衆距離過遠，臨時參會必須有大多數議員，經常巡迴走動於陷區內之各縣各鄉，與民衆保持密切之聯繫接觸，從而發生同甘共患難之極親切之情誼狀態，至於與後方民衆之聯絡，吾以爲可以透過江蘇同鄉會之組織，每月均須有電訊往來，臨時參會以旅都同鄉會爲後盾，爲供應站，旅都同鄉會則以臨時參會之需要爲服務以及團結各地同鄉之目標，果有如此方式之配合運用，則吾信前後方民衆，雖形遠隔，而聲氣相通，動向一致，做各種準備復員之工作，均必有出乎意料之效果，至於如何推動其籌備建立憲政基礎運動，吾以爲亦甚易着手，俟省臨時參會成立，各參議員出發實地工作，即從各縣留居之義民中遴選各縣參議員，成立各縣之參議會，以作省參會之基層下級，從事於同性質同方向之工作，若能順利將各縣之民意機構，具體於短期內成立，則目前即可辦準備復員，兼應反攻等項工作上之訓練，以提高人民大衆之知識能力水準，一屆戰事結束，憲政開始，則蘇民誓行革命主義，運用四種政權，不致退居人後，可斷言矣。

逸民先生 等設臨時參會是爲了籌備實施憲政，所以我想與其談怎樣籌設臨時參會，不如先談談陷區憲政基礎的工作方向。

憲政的基礎，應該建立在地方自治，目前陷區的地方政治，是偽治，是敵治，而沒有自治；目前陷區辦理地方政治的人，是沒有良知不講良能的人形鬼相。因為這樣，現在我們對於訓練民衆運用四權的準備，既不便操之於身處後方的我們，更不能假手於意向不明的若輩。戰事結束後，一旦實行憲政時，在江蘇或其他陷區的政治基礎，前途是非常的危險。

在這種危險情形存在的目前，我們使不能不檢討建立陷區憲政基礎的工作方向。

我的意見檢討這一個工作方向，該注意的不外以下幾點：

甲、我們要求江蘇黨政主管機關和敵後工作同志對陷區民衆將憲政運動展開廣大的宣傳工作，並有計劃的控制鄉鎮保甲長，有形式無形的煥發人民增強其自治意識，俾配合抗戰建國綱領，早日獲親憲政的實施於江蘇；

乙、我們要求中央早日遴選正直人士，組織江蘇省臨時參議會，以完成逐級民意機構，使多發揮民意，組織民衆，贊助抗戰，促成自治的責任；

丙、我們要求在自由區和淪陷區的伙伴同志，以及全國人民，在英明的主席和國民黨的領導下，增強其組織力，在軍事政治和一切方面，盡量打擊敵偽，以期早日光復國土，使早日全國實施憲政。

孫思庸先生

討論江蘇產生臨時參議會問題，先該檢討一下，江蘇在目前環境中，需要不需要臨時參會？如果需要，可能不可能產生一個健全的臨時參會？

對前一個問題：現在全國都在籌備實施憲政，江蘇全境淪陷，原來作為憲政基礎並不十分健全的地方自治組織，被敵偽匪不但已摧殘無餘，而且正在加緊實施着奴化，惡化，目前這樣，如果果不補救，將來必有一個時期對憲政會完全脫節，所以後方各省需要一個臨時參會，淪陷各省尤其是江蘇，更需要一個健全的臨時參會。

同時，中央已決定在本年內各省一律籌設臨時參會，淪陷各省並不在例外；可見當局也早見到淪陷省區確有籌設臨時參會的必

要。因此，我們對這問題，可以毫不躊躇的答復：「需要，十分需要！」

其次，討論後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先下一斷語，「困難，但並非不可能」！為什麼困難？因為江蘇已全境淪陷，參議員之產生，既不容易；產生後怎樣盡其應有使命，也阻礙孔多。但使命的能盡與否，還是在人，所以這兩層困難。一言以蔽之，實在僅是一個人選問題：

人選問題之所以困難，過分偏重後方人士，情形不免隔閡，而且臨時參會依法設在省府所在地，後方人士各有其事業及職務，未必能悉拋棄其現有事業及職務返至省府所在地，經常共同戮力於臨時參會。過分偏重陷區人士，則蘇省較有人望的知識分子，最大多數均在後方，摒而不選，不免遺珠過多，力量不完。陷區雖不少抗戰以來新誕生的英勇鬥士，和原來有地位和聲望的人士，始終保持着孤忠，淵身污泥之中而皎然不染；但前者既有其艱巨的任務，不便輕易離開崗位；後者則在臨時參會組織聲中，極易遭敵偽監視，無法自由脫身。捨此二者，如過分遷就事實，則陷區惡勢力極易攔入，或轉致失卻籌設臨時參會之本旨。故仔細檢討，困難確實很多。但困難與不可能之間，尚有相當距離；而且我們既感需要，只該打破困難以適應需要；絕不能爲了困難而拋棄需要。再從上舉的困難之點，針對着尋求解決，也非絕無辦法。

這些困難的解決辦法，就我所想到的，可以約舉原則如下：

- 一、臨時參會的人選，對後方及陷區人士，應酌量事實環境，決定適宜之比例。

- 二、後方人士參加臨時參會的，必需選擇其為後方大多數人士所同意，而能經常出席會議的。

- 三、陷區人士的選擇，不宜過分遷就地方現有勢力，而應着眼於被選者對地方偉大潛勢力之影響。

- 四、應着眼於加強陷區及省會所在地與後方人士之連繫，儘可能由臨時參會利用各種方式實行之。

從淪陷區到後方

衡舍盛會

李惕平

陪都蘇人首次座談江蘇問題

日期 三十三年二月一日
地點 國府路學田灣衡舍

召集人 冷樂秋 趙棟華 相菊潭 祝光覺
楊管北 李初哉

參加者 葉楚倫 黃炎培 余井塘 曹秀峯
洪蘭友 狄君武 馬元放 楊衛五
周厚鈞 濮孟九 丁趾祥 譚祖烈
章劍慧 薛明劍 吳開天 孫翔風

主席 李惕平 李惕平
冷樂秋 紀 餘 李惕平

甲、召集人報告：

1. 冷樂秋氏：上次葉秀峯周厚鈞薛明劍丁趾祥孫翔風諸先生，為歡迎馬元放王公與兩氏，邀請若干江蘇同鄉宴聚，本人等亦參與其會，席間談及江蘇戰時及以後各項問題；感覺有加緊聯繫及經常見面必要，因而有今天座談會之舉行，深盼出席者各行高見。

2. 祝光覺氏：欲謀江蘇同鄉之加緊聯繫，必先分析不能聯繫之原因，本人推論此項原因，厥惟（一）由于人才之過

乙、參加者發表意見：

1. 葉楚倫氏：頃聞祝先生說前輩先生，本人不禁有感，憶十數年前，嘗寫一前輩先生「小說」一部，而時至今日，人竟以此稱之，蓋覺愧悚萬分。論目前江蘇問題，吾人責無旁貸，此六年來，大家安居後方，一旦勝利來臨，將何以告無罪于故鄉父老昆季？本人首先內交于心。于此時際，既共感當前種種問題要研討，則不妨分別共緩急，商定具體方案，并一致促其實現。更不僅希望重慶方面有所策動，應促其他各地同鄉一致努力，庶幾力量可以集中，大家希望可以達到。

二〇

2. 黃炎培氏：葉楚倫先生，抗戰以還功在黨國，猶謂內交于心，故吾人尤應倍加努力。頃聆祝先生分析吾蘇人士不能團結之原因，甚見正確，本人以為另一原因，在方言之異同。就全省各縣以觀之，其團結力亦頗有差別，今後似應去我之短，取人之長，共同發揮力量。最近淪陷區內運青年甚多，吾人應如何善導此可貴的青年力量，使成爲國家復興之基幹，其問題至爲嚴重，抗戰初期，國內人人奮振，樂爲國家效死，及後忽呈長時期之消沈，茲以勝利曙光在望，人心又復振奮，而一般淪陷區青年尤然，故本人深盼大家注意及之。

3. 馬元放氏：自江蘇全境淪陷以後，最近所得消息，敵偽竟謬謂「掃蕩」完成，而有對蘇北爲淮海省之舉，吾人雖感人心極爲振奮，足爲抗戰勝利之預兆，而後方與淪陷區之聯繫，實尚感處處脫節；吾人過去未嘗不能團結，惟緣團結之範疇，而過于狹隘而已，故此後應共具遠大之目光，與開拓之胸襟，俾資應付未來之局面，斯本人所願與全體同鄉共勉者。

4. 狄君武氏：此種集合，甚表贊同，惟方式須出諸輕鬆，則人人樂于參加無枯燥乏味視爲畏途之虞！而所論不必求其立刻獲得結果，如人人發抒其端履經驗，則問題本身愈趨解決，以

言江蘇人士團結問題，與捷魯會之即
 希望大家莫做單槍匹馬之越子龍，蓋
 身陷重圍，究屬相當危險；目前江蘇
 有三個嚴重問題：一、煙毒、二、
 軍隊、三、漢奸、若此三害不能消除
 ，則研究復員問題，實屬不切實際。

5. 余井塘氏：最近淪陷區內建青年，據
 教育部之統計。已達五萬以上，蘇籍
 者必佔大部份，省政府立場所予之救
 濟安插，確嫌不夠，頃聆黃秋諸先生
 所談各點，本人實具同感，今後如何
 集合力量，以導導此青年參加抗建
 關工作，及如何使滯留淪陷區青年不
 致走入歧途，實為一先決問題。

6. 楊衛玉氏：吾人經常集合，確感需要
 ，但似須具體化，而會期最好固定，
 每次討論中心，以一二問題為限，則
 意見較可集中，關於研究江蘇問題，
 前讀葉秀峯先生所著「未來之江蘇
 一文（載本刊一卷一至四期）甚見
 詳盡，似可根據之以資討論。

7. 葉秀峯氏：楊先生所提及本人所寫「
 未來之江蘇」一文，隨想隨寫，未見
 精當，此正趙子龍式之所為，尚不足
 公諸同鄉研討，吾人今後團結方式，
 不僅須有開拓的胸襟，且應力求其「
 前進」，戰時安撫流離失所與飽嘗壓
 迫之故鄉父老昆季，戰後消除地方毒
 害如秋先生等所提及者，均當本諸「
 前進」原則，以求其實現，而機會稍
 縱即逝，端在吾人之如何把握。

復興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8. 洪爾友氏：近數年來，本人致力江蘇
 同鄉會會務，未敢稍懈，深覺一切活
 動，應先有活動的機構，今幸新會所
 行將落成，此後各種集會，不虞缺少
 場所，惟將來會務之如何推動，與各
 地同鄉機構之如何取得聯繫，似須大
 家加以研討。

9. 汪竹一氏：本人剛在中訓團受訓，今
 日得參預盛會，殊感欣幸與興奮，頃
 聆諸位先進宏論，對於盼望前輩先生
 領導復進一點，尤與深切之共感，蓋
 後浪推前浪，方成澎湃之水勢此後舉
 行座談會，邀請參加者之範圍不妨稍

簡報

- 一、江蘇宜深根據地雖告淪陷，關於敵後工作指導人員，仍在該地帶積極活動，惟省政機構則暫移皖境，省政府駐皖北太湖，江南行署駐皖南績溪，李指揮明揚，則仍駐泰縣某地。
- 二、蘇省府主席韓德勤（楚威）氏來中央述職竣事已于上月月底返皖北策劃一切，建設廳長成靜生氏在淪、與蘇籍實業界人士，籌組江蘇企業公司事宜，大致就緒，亦已東返。
- 三、同行來淪之蘇民廳長王公璣及甫經脫險之馬元放兩氏，備受江蘇蘇林滄同鄉之熱烈歡迎，現王氏已進中央訓練團受訓，馬氏就任海外部主任秘書。
- 四、國民大會江蘇代表之在重慶附近者，不下三四十人，近經組織通訊處以資聯絡，并于一月二十三日在望龍門一號舉行第一次憲政座談會。出席者為吳聞天、馬元放、張淵揚、薛明劍、丁趾祥、楊衛玉、相菊潭、徐赤子、孫翔鳳、陳冠英、李揚平等二十餘人，所有座談結果，經整理後，將在本刊發表。
- 五、江蘇蘇滄人士，發起籌建革命文獻館，藉以慶祝吳氏八十換辰之舉，原經發起人歐陽氏、發起人積極進行，旋以吳氏不以舖張揚厲為然，一再建議，故最近江蘇各縣蘇滄同鄉會，紛紛舉行會員大會，計有無錫、江陰、武進、吳江、嘉定、宜興、鹽城、江都、崇明、及徐屬各同鄉會，對於建蘇江蘇蘇滄同鄉會新會所事宜，莫不一致熱忱贊助捐輸。
- 六、最近本刊為便于各方研討江蘇問題得有正確之資料起見，擬專設資料室，蒐集各項有關資料，並經推定顧益生李揚平兩君主持。

事擴展，如目前在中訓團高級訓練班受訓之江蘇同鄉，達十八人之多，下次似可一一邀其出席，以來自淪陷區且係參加實際工作者，報道故鄉情況，及提供各項意見，自較更合實際。

丙、主席作結論：
 1. 第二次座談會討論中心，定為「如何推動淪陷青年參加抗建」并與江蘇蘇滄同鄉會聯合邀請中訓團高級訓練班江蘇同鄉參加討論。
 2. 第二次座談會改採茶話會方式定于二月廿一日下午四時舉行並推葉楚傖葉秀峯丁趾祥三位先生確定地點後召集

歸來記

馬元放

余於二十六年冬，奉命回蘇擔任黨務工作，尋即轉任行政與教育職務。至二十八年冬，又調任省黨部主任委員。其時蘇省環境特殊，未敢言辭。為期推進各縣黨務，配合軍政發動抗戰力量，經決定分區召集各縣書記長會議親任督導。時蘇省黨政機關，均在蘇北興化縣城辦公，當依據交通狀況，順次召開第六第五第四各區書記長會議，並沿途視察各縣黨務。迨至二十九年六月，復赴滬推動江南各縣黨務。其時黨偽組織業已出現，對於中央工作人員，偵查頗嚴，咸已視上海為畏途，余以職責所在，冒險到滬，先後召開二三兩區書記長會議，並以奉令推展學校黨務，又召開蘇省遠流各中小學校長談話會，商定實施辦法。在滬任務，原已完畢，已擬返興化，再赴八九兩區之徐海各縣督導黨務。詎於同年六月二十三日九時，為敵偽偵知，派兵警圍捕，拘押於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央捕房，繼押敵憲兵隊本部，嗣又被押偽特工總部。經幾度傳訊後方正式引渡，由捕房而憲兵隊，而偽特工總部。展轉均歷二次，備受荼毒。余以參加革命，早許身黨國，過去所任教育及黨務工作，均居指導地位，稍有苟且，何以為人。且敵偽方蔑視國人之人格，對於被逮者，惟以嚴刑相脅，重利相誘，以為可以此控

制一切，倘意志不甚堅定，非但自毀人格，且足以長敵寇輕侮之心，而使惡勢力益得以恣行無忌，故抱定不屈之旨，與之奮鬥。其後敵偽以余未為所動，乃於七月十五日，押解南京，初押於偽首都警察廳，余態度如故，復於八月十七日，改押於偽南京區看守所，敵偽復施以脅誘，余終未置理。至卅年十月，以余宿疾復發，所中醫治不便，始准暫行出外就醫，遂於十月三十一日出所，共計幽囚歷一年又四個月。時適偽憲化院改組，新任院長馮某，原為余以前由滬解寧時之押送人員，聞余出看守所，堅邀寄住該院。因念及一般難友之艱苦情形，倘得與該院接近，或可相機勸導，使其改善待遇，於難友不為無補。

遂毅然移住該院，結果幸尚不負所期。至三十一年五月，該院又行改組，乃於同月十五日遷出另住。當余出看守所時，原有不得離寧之限制，敵偽仍於暗中派人監視，無異軟禁。竊念既被羈囚，不得為黨國積極工作，則在此羈囚過程中，如何本不屈不撓之精神，以表現獨特之人格，使已參加偽方工作者，因以懷慚，徘徊觀望者，因以覺醒，亦不無消極作用。故自出所以後，苟利國家，未敢自遺。每對客談該之頃，隨時暗示以抗戰必勝之理，對於偽方軍事人員，更隱揚以養精蓄銳，待機報國，凡足予敵偽以打擊者，不數不盡心力之所能及，期圖少效。同時對於如何解除一般被難同志之痛苦，尤常營於懷，未能一刻忘置。除隨時予以精神上之慰藉外

(下文轉接二十六頁)

獄中感懷 (三十年六月)

馬元放

茫茫大海復何求，情情無言獨倚樓；卅載浮生潭似夢，四郊縱目但增愁；空餘熱淚傷京國，敢望殘軀葬故邱，最是無情江上水，依然不盡向東流。

囚羈倏忽三載賦此述懷並答謝關愛諸公

(三十二年六月)

江淮行役愧無功，三載羈囚足反躬，每念全軀違素志，敢云仗節失孤忠；澄清有願寧辭瘁，冰炭能甘詎怨窮，報慰故人惟一語，難虞屢盡氣愈雄。

羈棲數載轉得清趣賦此解嘲 (三十二年六月)

忽忽羈棲歲幾連，輕庸深幸得休肩，早甘澹泊堪明志，且避紛囂學佛禪；庶子難離留一卷，文山正氣抱遺篇，此心皎皎猶如昔，明月時時照夢邊。

秘聞
連載

傀儡內幕 (一)

李士羣之暴興暴斃

不肖

在三年之前，李士羣還是一個姓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但自民國二十九年以後，李士羣在傀儡政權中，便如日中天一般，氣焰一天爐赫一天，直到他的暴斃，就是汪逆精衛也不得不輸他三分；可是一朝見忌於主子，立刻身死家傾，部下也冰消瓦解，真令人有「其興也泰，其亡也速」之慨！

李士羣的興起，和吳世保極有關係。他的和吳結合，事極偶然；而他和吳關係終了，與他自己的死，用迷信看法，却也有些天理報應，因果昭彰。在靜會裏，他是無錫李雲卿的徒弟，民國二十八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傍晚，他忽然去拜訪他的老頭子，要請他代找一所房子，必須建築宏麗，場面偉大，地點幽靜，願意月出租金三千元。這時李氏正預備出外赴宴，原來吳世保也是李氏的徒弟，可是李氏並不重視；吳的妻子是上海某大公司茶室的女招待，上海人稱之為玻璃杯，却頗善交際拉攏，這天是吳的生日，所以到老頭子家裏來拉他和金寶師娘——李妻——去吃生日酒，壯場面的；當他們正要出門的時候，適值車到來，所以沒有多談，就也把他拉了去。在中途，李就問李，租了這樣大場面的房屋，開銷那兒來，李說自有辦法；李也沒有問下去，到了吳家，李吳還是初會，李就給他們介紹了；同時因為吳是做過汽車夫的，麗都舞廳老闆高某的汽車夫，對於上海各處房屋都很熟悉，所以就把手請託的事交他說法，吳和吳倒也一見如故，大家傾心相結，最後吳把流西的一所大房屋介紹給了李，那就是後來令滬上人士談虎色變著名的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

隔了幾天，吳李就去找李，說合開了一個俱樂部，要請先生時時賞光去吃枝烟，喝杯茶，捧捧場。李有時去那兒，只見開門的是吳，招待是玻璃杯，李則為經理，可是生意清淡，客人鬼也捉得出，真不知他準備玩些什麼玩意兒。不久，有個供養李生活的丁某給人辦了票，一經查究，却是李吳幹的，就去告訴李，李一聽之下，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兩個寶貝生財自有大道；就找到他們倆，要他們放還丁某；同時叮囑他們，自己生活是靠着同鄉維持的，要他們不許碰無錫人，二人知道大水沖倒了龍王廟，抵有自認晦氣，急忙唯唯道命，這樣一來，無錫人總算因李一言，省去麻煩不少。第二個晦氣被綁的是小兒名醫武進戴溪橋人奚某，可是奚雖非無錫人，却是父子在錫行醫多年，李氏家中孩子有病，都是請奚診治的，他家屬在打探到線索以後，也來找李說法，李聽到之後，頗覺這事有些棘手；因為干涉吧，老頭子不能老去打斷徒弟財路的，不干涉吧，在奚這方面，情誼上又交待不過，不得已另託他人，代為出面疏解，由奚賞汽車夫三千元了事，這是李吳合作之始。

李吳和汪傀儡政權的結合，是唐惠民在中間拉攏給丁某部的，因為中央特務工作人員那時在上海很活躍，汪逆要建傀儡政權，時時感受到莫大的威脅，深覺有建立偽中央特務組織之必要，就把這責任交給了丁；丁找到了唐，唐又找到了李。李吳在獲得這樣背景以後，就如虎添翼一般，招兵買馬，劫質殺人，愈加無法無天起來，但也由於他們的胆大妄為，上海甚至於江南一帶淪陷區內的惡勢力竟給他們統一了，中央的特工活動也確困了他倆，才遭受種種較前更多的限制；以此汪逆等才得喘息稍定的在南京順利建設傀儡政權，所以有人說；汪逆的半個黑暗地獄是由李士羣給他打的；——還有半個呢？自然是敵人給他打的！也由於此，姓名不見經傳的李士羣，就突然抖起來，由傀儡政府中的調查統計部部長起，接著更兼任了偽清鄉委員會秘書長，和偽江蘇省省長，這還不過化在偽政府的表面上的地位權勢，在實際上，更由於他擁有偽特工勢力，一切自汪逆以下偽重要大員的性命安全，都掌握在他手裏，再加上他又組織了洪門遺義會，把一切下層社會的惡勢力，都網羅在裏面，整個江南淪陷區的社會安

全，也在他手內，所以權力之大，在南京偽政府內，不要說凌蓋了書上司丁默邨，唐惠民做了他的附屬，周佛海梅思平等受了他的氣，也只能忍氣吞聲，有時連汪精衛，也得看他的眼色；或許就是敵方軍政官吏有時也得買他的賬；——真可稱得炙手薰天了。

至於上海，則曾有一個時期，是吳大隊長（吳復任偽調查統計部上海區大隊長）的天下，在太平洋事變發生以前，滬上人士，爲了這位混世魔王，真有夜不安枕之狀，一般徒子徒孫，和他自己本人，無時無地不在製造恐怖，殺人放火，擄奪劫掠，無所不爲，大約敵軍對於他這種行爲，也感覺到有些頭痛，因此在太平洋事變爆發，敵軍才把上海公共租界強佔到手，就立即藉口肅清租界不良份子，改進治安，下令逮捕吳及其徒黨，以收拾人心。吳的大徒弟張某在逮捕到後，就立遣鎗決抄家；至於吳本人，則因敵軍到其寓所收捕時，適在虹口，得暫時倖免。李一聽到這事，就立刻自己駕駛了一輛汽車，把吳接到蘇州偽省政府內，代他向各方面疏通取消通緝令，但當通緝令取消，吳才回上海的第一天，忽然得病暴斃的消息很快的在上海傳佈開來。他的死訊使得許多人額手稱快，關於吳的死，有人傳說，是李因爲他在上海有目中無李之概，深有大不韙之感，所以下了毒手；在吳臨離蘇州時，在食物中置下毒，因此吳就給毒死了。也有人說：李因爲要保自己的地位，所以才犧牲吳，以取媚於敵，但也有人說，敵人的對吳所以要一網打盡，李的所以對吳不肯放過門，無非是垂涎吳的劫掠敲榨榨得來的不義之財吧了，這種種亦祇好聽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

但是在吳死後不到二年，李竟想不到，自己也會遭受到同樣悲慘的命運。在一個初秋的早上，（卅二年九月十七日）李忽然發現自己混身皮膚上有了黑點，因爲他本人就是此中老手，所以一見到之後，就知道也遭到了他人的辣手，而自己也這幾年惡夢般的邪運，現在已和他的生命，同樣要走到那短促的盡頭了。於是立刻下緊急通知把他重要的屬下，全部召集到面前，據送他終身的人傳言：他對於自己的死由，也百思不得其故，他自己說：對於一切飲食都很仔細，酒混濁不入口，菜缸燒着色的不入口；同時他

所已知的毒藥；至遲在十二小時內，必可發覺；而他最後在外與人共餐，則是三天前在上海和熊劍東暨一敵海軍少將在一起吃的；但究竟如何，他本人也無從猜測，不過中毒以後，到皮膚發現黑點時，即已無法救治，所以他一發覺就儘速爲自己處分後事，他希望他的交好部屬，必須繼續團結設法報仇，接着他就大呼飲酒一到下午二時，就開始劇痛嘔吐，混身抽搐，到四點鐘，就很快快的找到他三十七年罪惡生命的歸宿。據說：屍體是唇唇俱黑得和枯炭一般，接着是偽清鄉義勇隊（李最精銳的軍隊實力）和李衛隊的給敵軍強迫繳械，在大殮時，重要的偽特工幹部十二人被逮捕，黃敬齋（偽江蘇省政務廳長）唐惠民（偽建設廳長）等的被監視，家財盡數充公五天搜檢，大部沒收，一般屬下爪牙，大有樹倒猢猻散，皇皇不可終日的悲哀。

關於李的死頗有種種的猜測；有的說，是由於他最近有歸誠中央的傾向，所以敵人先下手爲強，斷然處置，把他弄死，也有人說：因爲敵人恐購紗布，他抗不奉命的緣故，所以必得在他死後，敵偽才能在以上海以外，其他九城市頒布全部紗布收買的偽命，然而，最可能近似的猜測，還在於他的擁兵跋扈，見忌於敵，才不得其死。據說：他和周佛海的意見開得極深，曾有一次，他把周的老婆楊淑慧也扣押在蘇州車站上有兩小時之久，當然，這不過是其目中無人之一例，其他得罪人處很多，因此偽政府的重要大員都和他有些過意不去。加上，敵人就根本不願意在他們卵翼之下的傀儡，擁有像他那樣強大的實力，心骨之間，總容養虎自噬，於是在敵偽雙方諒解之下，李士羣就非死不可了。他的老婆在他大殮的那一天，曾麻衣旬旬於汪逆代表陳春園前慟哭問道：「士羣何負於政府（？），而要遭受到這樣的慘報？」有人說：這正是毒死吳世保的報應，其實李也吧，吳也吧，所謂因果，「殺人者人恆殺之」，一句話，已可包括一切真理，而最大教訓，就是：敵我不兩立，即使你做了漢奸，敵人也決不會饒過你的，李士羣的下場如此，其他的漢奸又何莫不然！

李士羣給兒子的遺囑是：「父親幹政治的下場如此，以後千萬以我爲鑒，切莫再幹政治！——萬之將死，其鳴也哀，政治害李士羣歟？李士羣害政治歟？」

大英夜報的誕生與夭折(上)

大英夜報的產生，是在偶然中孕育的。

大美報的工作人員，大部是由立報移住，所以對於當時大美當局的「白人高於一切」的態度，無時不在起着反感。只要有機會，便會決裂開，却從未想到會由我來做了導火線。

現在重由美國來渝的高爾德先生，別來想該無恙罷？但在二十七年的春天，彷彿我成了他唯一的敵人似的，老在我的文章裏摘出一句兩句來和我搗蛋，總是認定我在「造謠」「污蔑」「日本軍人」和他們的私生子「維新政府」。除了翻譯部份的人，沒有一個不對他極度憎厭，隨時準備和他公開鬧一場。我呢，雖然另有工作，生活並不仰賴着他，可是總不想輕易地便把一處多少可以與敵偽作戰的陣地放棄。這樣，幾個比較接近的伙伴便在每天早晨回家就寢之前，在大東茶室一面吃些早點，一面商討尋遣一個新陣地的方法。終於決定盡可能地使此分頭去籌劃一些資金來創立一個完全由自己負責主持的報紙，用來和敵偽作更鮮明的、更激烈的、更能自由發揮戰鬥力量的陣地。

但是，圖謀的幾人所有的朋友幾乎全只是些文化人，全只是些心有餘而財力都十分不足的人，所以進行了一個多月，簡直是一籌莫展。後來甚至大家想放棄這個計劃，我也準備暫時脫離新聞事業的崗位，專心致志於另一件任務比較更重的工作上去了。

就在大家意興闌珊的時候，褚葆衡却因他的族弟的介紹，集得了一萬元。我們便把這箇區區的數目，作為創辦的基金，奠定了大英夜報的基礎。

褚葆衡在大英夜報創立後一年，便落水成了漢奸，且成爲偽宣傳部的一新聞事業司司長了，但在那時節，他却是在伙伴中間對外交游最廣，最能活動的一個。所以關於籌備的工作，便由他一手接洽辦理。

由於卡爾登戲院經理曹煥堂的介绍，便雇用英國人孫特司、裴士和鮑納爲名義上的發行人和編輯人，而在英國總領事館登記，成爲大美出版公司的事業之一，當時英領事館許除發行晚報之外，另可發行日報和定期刊各一種。所以晚報發行以後不久，又一度試辦日報，但因為銷路太壞

，廣告缺乏，經濟週轉不靈，不久便夭折了。至於期刊，則始終未能創刊。

當時合作的同人，除了現已依附敵偽，淪爲漢奸的褚葆衡，(偽宣傳部司長)明逆耀五，(江蘇省宣傳處長)蔣逆曉光，(偽軍委會調查統計部情報處長)章逆連倫，(偽宣傳部參事)秦逆慶陽，(偽大使館總匯報總主筆)等諸逆之外，尚有到自大美報撤退過來的朱雲光，王岐我，趙文元，錢台生，朱廣生，成以，譚兄，和以後陸續參加的閻奉璋，邵洵美，汪子正，方雪鶴等諸兄。負責經濟的籌措責任的，先則是翁半平，褚東郊，曹正其，褚葆華四人，之後又加入了平祖仁烈士。其間邵洵美也籌措了一些錢來。

最初的時期，同事之間，相親相愛如家人，每天愉快地在一起勤奮工作，一籌報紙出版，一羣人又愉快地把五芳齋，高長興，冠生園，大東茶室，東亞酒樓，大三元，陶園作爲消閒的樂園，大家輪流着作東。再不然呢，便用撒蘭的辦法，湊出錢來去大東或中國飯店開房間，打牌約打牌，請着女友和舞伴跳舞的跳舞；帶着太太的便只能規規矩矩地來吃一餐晚飯，洗過澡便回去，第二天成爲大家嘲笑和敲竹槓的對象，而邵洵美兄的家，更成爲大家不時尋熱鬧的地方，時常一羣人一擁而去，吃、喝、玩地狂歡一夜，第二天早上總也不必向主人告辭，又一擁而去，讓老媽

于嘆着氣一早起來收拾屋子。這種愉快的日子約莫過了半年，現在回想起來，仿佛是一個夢，幾年來，再沒有過着一天這樣緊張而又歡樂的日子。

大英夜報出版的第二天，便刊登了蔣總裁當天對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的長篇談話的專電，宣布我國與敵不兩立，絕對抗戰到底，務期獲得永遠而澈底的勝利的決心。當時正值汪逆精衛不特發表一些歪曲的謬論，孤島上謠言紛起的時候，對於領袖的宣示無異服下了一劑清涼藥，出版的當天，便銷出了近三萬份，奠定了今後的基礎。

也就在出版的當天，刊載了一條新聞，報道偽上海市政府將改組，而由傳逆發庵出任偽「市長」，傳逆便請了英國律師，向英國總領事署起訴，要求道歉，更正，賠償等各項，否則便向倫敦上訴。當時傳逆還是「通商銀行總經理」，逆蹟未顯者，加上有的是錢，而大英夜報只是一萬元資本的產物，如果真鬧到倫敦去打官司，一筆放費先就成了致命傷，且不說訴訟費用了。而且在事實上，官司又是一定要敗訴的。於是只能託人出來疏通，由傳逆撤回訴訟，由大英夜報刊登封面廣告道歉，這是第一件掃興事。

可是，在道歉啓事刊出後約莫一月，傳逆便抱笏登場，出任所謂「上海市長」了。這時候，照理大英夜報很可以向特區

法院起訴，要求傳逆賠償損失。傳逆雖然一定會抗辯不到，可是至少可以振奮一下上海市民的人心，打擊一下漢奸的情緒，在報紙本身上講，也可以藉此作一下費省效宏的宣傳。然而因為當時的經濟負責者已經焦頭爛額，怕增加一筆額外的支出，便把這個好機會放棄了，僅由我寫了一篇文字，痛痛快快地罵了一頓，聊出一口惡氣。即此還有些人批評我火氣太大，我只能一笑置之，不復道辯。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英夜報又再度被人提起訴訟，那是距離第一次的訴訟解決以復不久。那時候有一個什麼劇社的，剛在新光戲院上演武則天。據可靠的報告，這個劇社的經濟有些來源不明，而這個劇社的幕後人物，且是與日本駐

(上接二十二頁)「歸來記」

，並盡可能予以物質上之接濟。計余在患難中所受各方及友朋之饋贈，約達十四萬餘元，除個人日用之外，悉用以接濟被難同志，收之既不敢苟，用之尤不敢專，此亦不過行心之所安而已。自維數載以來，一言一動，悉本中央立場，未嘗稍有違背，以是歷時雖久，初之對余敵視者，或轉而尊敬有加，離看守所以後每日過訪晤談者，絡繹不絕，應接之忙，出人意表，此外請書對聯條幅或題詞者更多，約計不下千件，幸以用作紀念之辭。更有偽特工人員結婚，送去為之證婚者。凡此種種，原非余之精神所能感召，實由中央德威遠播

流的外交當局有關。錢台生兄主編的劇刊上便把這個内幕揭穿，弄得當天晚上，戲再無法上演，新光戲院門口，擠滿了觀眾的觀衆。劇社當局便提起了訴訟，由於前上海市政府秘書耿嘉基的斡旋，終於再以登報道歉的方式解決。可是不久以後，便發現耿嘉基便是這個劇社的幕後主持人，更在不久以後，再發現了他與敵偽方面的關係。大英的報導完全是確實的，可是兩次有把握的勝仗結果都向敵人低首伏輸，給予各方面的印像是一箇莽驢手，「虎首蛇尾」，給予同人間的影響是逐漸造成小心謹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理，從此不復有大刀闊斧的作風，只在平穩無疵，不比別家報館消息更差上用功夫了。

(未完)

，有以致之。在此期內，苟欲脫走，本非絕無機會，願以上述原因，為之躊躇不能決。至去年七八月間，始與李文齊王蓋臣諸同志常時集商脫走之準備，嗣得三民主義青年團諸同志之協助，一同潛行出寓之中華門，乘車至皖之當塗，再雇舟泛石臼湖，而達蘇之高淳縣屬之東壩，始行脫離險境，重覩光明。嗣即由東壩而張浦，而屯溪，轉歷浙閩粵湘桂黔各地於十二月一日到達陪都，計日被劫以至脫險，在此兩地羈囚，歷三年二個月又三日。在此期內，雖以死自誓，未敢稍渝新守。但一念及奉職既已無狀，臨難又未成仁，此次全賴歸來，實深愧慙也。

復蘇資料室

本期本欄選登之榮爾仁先生大作，原為榮先生應邀出席復蘇月會報告之文稿，編者以其數字詳瞻，材料名貴，論性質復較專門，與王馬兩先生之報告稍有不同，故自特載欄抽出，改登此處。

編者

抗戰前後之上海棉紡織業

榮爾仁

華商紗廠之設于上海者，根據統計，佔全國紗錠四一，五% 線錠六四%，布機三九，八%，此種現象雖非合理處置，然最大遺憾，並不在紗廠之集中于上海，而在外資勢力之強大遠在于華商之上，其于市場上之變動，完全操諸外人，而不能加以控制。當民國廿三四年，世界不景氣之波浪，影響整個工業，中間幾經棉產革命，品質產量，均有改良進步；到民國二十六年，已呈復蘇景象，原希繼續改進，準備擴充，（廿六年紗廠一覽表計劃中增加紗錠三七七，六七六枚，線錠三五，三四四枚，布機五，四六三台）惜不幸八一三抗戰事起，沿海各省，相繼淪陷，環境既

困，打擊更深，目前損失當難統計，殘餘設備，是否保留，亦難逆料。茲以抗戰以後，淪陷同業慘變之現狀，分述如后，以為抗建參攷資料。

一、抗戰前後滬市所有紡織設備之比較

抗戰以後，國軍西退，在租界孤島以內之紗廠無所損失，但租界範圍以外，則損失重大，英商公益，怡和、楊樹浦、及綸昌等已為敵人所佔，現存上海棉紡織廠之設備如后：（數字根據紗廠一覽表及該等調查所調查）

紡錠	抗戰前		抗戰後		增減	抗戰前		抗戰後		增減	
	華商	日商	華商	日商		增	減	增	減		
華商	一，一四五	四〇八枚	一，三九五	六六四枚	增	二八一	三五六枚	八，七五四台	一〇，九六五台	增	二，二二一
日商	一，三三一	四三二枚	一，一〇五	三六四枚	減	三三六	〇四八枚	一七，二八三台	一六，六七五台	減	六〇八台
英商	三三三	三三六枚	二〇七	〇〇〇枚	減	一四	三三六枚	四，〇三二台	三，六八六台	減	三三六台
共計	二，六六七	一五六枚	二，七〇八	〇二八枚	增	四〇	八七二枚	三〇，〇五八台	三一，三三六台	增	一，二六八台

年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民國二十六年	六五、〇	方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民國二十七年	四五、四	四八、六	四二、四	一六、〇	四三、六	五〇、一	九四、一	一四三、九		
民國二十八年	八八、八	九六、八	九一、二	二八、〇	九一、八	一〇〇、八	八八、八	一二八、七		
民國二十九年	七八、六	七三、九	四八、〇	四八、〇	七九、二	八三、五	一一一、九	一二一、五		
民國三十年	五五、六	九六、九	四七、三	四七、三	四三、八	四七、五	一〇〇、三	八二、〇		
民國三十一年	二四、八	三〇、四	九、一	八、七	三八、十	三九、六				

四、蘇浙皖贛之棉產情形

以上各省之棉產情形，自抗戰以來，因受敵人之管制，產量均有減少。據統計，蘇省棉產在抗戰前年產額約在三千二百萬担以上，現已降至二千二百萬担左右。浙省棉產在抗戰前年產額約在二千二百萬担以上，現已降至一千二百萬担左右。皖省棉產在抗戰前年產額約在一千二百萬担以上，現已降至五百萬担左右。贛省棉產在抗戰前年產額約在五百萬担以上，現已降至二百萬担左右。以上各省棉產之減少，實由於敵人之管制及交通之阻斷所致。現已降至一千二百萬担左右。浙省棉產在抗戰前年產額約在二千二百萬担以上，現已降至一千二百萬担左右。皖省棉產在抗戰前年產額約在一千二百萬担以上，現已降至五百萬担左右。贛省棉產在抗戰前年產額約在五百萬担以上，現已降至二百萬担左右。以上各省棉產之減少，實由於敵人之管制及交通之阻斷所致。

省別	植棉面積	產額	情形
蘇省
浙省
皖省
贛省
合計

五、抗戰前及現在銷用原棉之比較

自抗戰前起，國棉生產減少，紗廠之原料恐慌已極，根據紗廠聯合會統計，目前上海各廠每月銷用原棉數量如后：

類別	抗戰前	現在	增或減
華商	二六、六六四	二〇、八九六	減少 一三、七六八
日商	一〇〇、九二九	四七、八三八	減少 一四五、〇九一
英商
合計

綜觀以上各情，淪陷棉紡業同業，確在水火之中，戰後在賢明領袖領導之下，棉紡業應如何切實聯絡，共謀恢復，以盡各個力是為救工業盡職責不特為將來之課題，實亦今日即應切實研究之問題也。

國民大會江蘇代表名單

(說明)中央召開第十一中全會，已決議于抗戰勝利後一年以內，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本刊近向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事務處調查江蘇省代表名單，根據該處所存檔案，除中央業已通緝，附逆者及已呈報死亡者，均須註銷資格，並依法將候補人遺補列入外，茲將全部有效名單詳列如左(候補人從略)

- 甲、區域代表：(第一區)陳樂群 曹明煥 盧光麒 孫江左(第二區)吳開天 馬元放 張道行 祝兆奎 李揚平 朱敬之(第三區)鍾長輝 吳紹樹 陸麟勛 陸容巷 王良仲 何尚時(第四區)陳冠英 陳石泉 黃 淼 劉芷薰(第五區)凌紹祖 周紹成 周厚鈞 夏 勤 孫雲霞(第六區)滕 傑 李壽輝 翟錫琛(第七區)相菊潭 顧希平 張冠球 何崇善(第八區)周曙山 夏鼎文 汪寶瑄 運振瑋(第九區)馮子固 葛英華 王展如 王子蘭(第十區)張潤揚 丁宜孝 陳頌平
- 乙、農會代表：王振先 周傑人 唐啟宇 邱有珍 倪 鴻 于錫來 曹濟寬
- 丙、工會代表：駱方伯 徐赤子 孫翔鳳 李鴻儒 王 濤 潘炳卿 張濟傳
- 丁、商會代表：嚴惠宇 李升伯 龐樹森 趙彝卿 丁趾祥 張孝友 薛明劍
- (附註)上列名單中，如有與實情不符者請即函告本刊，以便更正，又江蘇代表已組通訊處于重慶望龍門一號，至教育代表及自由職業代表，均係全國性質，未列入。

最近江蘇省府委員及各廳首長一覽

- 姓名 籍貫 職
- 韓德勤 泗陽 委員兼主席
- 陳桂清 委員兼民政廳長
- 賈士毅 宜興 委員兼財政廳長

- 金宗華 連水 委員兼教育廳長
- 成祥生 寶應 委員兼建設廳長
- 賈鎮邦 銅山 委員
- 馬鎮邦 寶山 委員
- 葛建時 宜興 委員
- 張玉麟 宜興 委員
- 蕭東原 委員
- 陳威蘭 秘書長

蘇省各區縣旅渝同鄉會一覽

- 南京同鄉會：林森路
- 常州同鄉會：中一路壽祿飯店
- 太倉同鄉會：管家巷十三號秋寓
- 宜興同鄉會：民生路二十六號
- 徐屬八縣同鄉會：郵政局巷二十五號陳雪屋同鄉會
- 泰縣同鄉會：天官府五號孟士英同鄉會
- 青浦同鄉會：中一路嘉慶二號
- 江陰同鄉會：臨江門大井巷九號
- 如皋同鄉會：康甯路十一號陳心銘同鄉會
- 無錫同鄉會：望龍門一號
- 嘉定同鄉會：林森路張天百律師樓
- 嘉陽同鄉會：民權路十五號高澤律師樓
- 泰興同鄉會：中央銀行秘書處陳耀東同鄉會
- 南通同鄉會：打銅街京華印書館
- 邳縣同鄉會：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吳達生同鄉會
- 鹽阜同鄉會：地方法院李學燈同鄉會
- 東臺同鄉會：衛成總司令郭王叔惠同鄉會
- 海門同鄉會：沙坪壩雙巷子二十二號董昌鼎同鄉會
- 吳縣同鄉會：中正路一二六號陳律師樓
- 泗陽同鄉會：外交部統計室吳耀同鄉會
- 金山同鄉會：林森路鹽務工會馬啟賢同鄉會
- 吳江同鄉會：新生路五十六號
- 宿遷同鄉會：機房街中國茶業公司運輸部孟善玖同鄉會
- 江甯六縣同鄉會：戴家巷十一號章警秋先生

復蘇茶座

賞花燈

日木

二月八日傍晚，從寂寞無聊的江北。渡河到重慶，料理了一些瑣事，七點多鐘才回來。一路在公共汽車中，只見街上這裏那裏都擠塞着人，到處亂放着花爆，夾雜着鑼鼓，才想起這天正是農曆的元宵佳節。

到上清寺下了車，還沒走過掃蕩報門前，又見滿街擁住了人，人叢中大花亂飛，四圍一片聲吶喊，以為一定出了什麼事，走近看時，原來八九個人擎着一條龍燈，並不舞弄，卻站立着在接受大花的射擊。這些人都赤着上身，暴露着前胸後背，一些沒有遮蔽；兩旁有三四個人，每人擎着一個燃着的花筒，瞄準着這些赤露上身的擊龍勇士，像放射機關槍似的，前後移動，兩面夾擊。花筒裏繼續不斷地噴射出一叢叢的大花，沒接觸人身的，可噴射到文許遠；在近距離內直射到毫無遮擋赤露的肉體上，是怎樣地有力，自然可以揣想得出來。我不知道這些勇士受到射擊後的感覺是怎樣？但遠遠地只見他們在大花中不斷地蹣跚，直跳得手中所擎龍燈燃着的

蠟燭都完全熄了，還不休止，可見這些大花射在他們肉體上的灼痛，一定是容易忍受的。但他們越不容易忍受，越跳得厲害；擎花筒的人放射得越逼近，越有勁；四周看熱鬧的人，夾雜着鼓掌叫好的吶喊，也越高興；叫人覺得彷彿置身殺人場上，經歷着「刀光一閃，鮮血直噴，人頭落地，吶喊大震」的一剎那！

這樣鬧了一陣，花筒都放完了，他們才止了蹣跚；立刻有人替他們把所擎的龍燈整理了一下，熄滅的蠟燭也都燃着了，他們便擎着龍燈，往前疾走，看熱鬧的人們，都一面吶喊，一面追隨着。走了沒幾丈遠，人叢裏又有幾個人燃着了花筒，向他們射擊，他們又站住了亂蹣跚地接受着。不一會龍燈裏的蠟燭又跳熄了，花筒也放完了，於是又整理龍燈，燃點蠟燭，又往前疾走；看熱鬧的人，又吶喊追隨，又燃着花筒向他們射擊，還跑到牛角沱，已經反覆了三四回。我因為急着要回家，費了好多力，勉強擠出了人海，回頭看時，才見龍燈前而大約相距十多丈遠，有幾

個人擎着幾對衙牌似的燈，上面縱橫寫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慶祝新禧，大賞花燈」！我仔細讀了一遍，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語：「哦！我原來觀賞了一場抗建必成，慶祝新禧的元宵花燈」！

賞了這一場見所未見的花燈，不禁連想到四年前在成都見到的爲了祈雨而舉行的水龍游行。所謂水龍是飾以松枝竹葉的龍燈，舉行的時間，是在久旱不雨，日光如炙，一個熱得叫人喘不過氣來盛夏的白晝。八九個擊龍的勇士，全身赤裸，只穿了一條短褲，頭上繫着一條竹枝編成的羅兜，伴着鑼鼓，一路行來。兩旁的居民，都用水桶汲滿下水，擎着水瓢候着，這些勇士們一走到面前，便用水瓢舀了水，向這些勇士們沒頭沒臉地潑去。還有些人揚着水瓢，作着勢子，用盡了力，把水向這些勇士們的前胸後背拚命打去，游行還沒有一條街，這些勇士們的胸背，已經被水打得大紅大紫，四周着着熱鬧的人，也一樣地高興得大喊大叫。據說這樣一來，就會感動上天，立刻降下大家所熱望需要的雨。那次水龍游行後，上天是否立刻感動了，俯從民意，我已經記不清楚。但當時聽說他們都不是民選或是抽中了什麼籤才完當的，他們掀起胸脯，爲了大眾的利益，心甘情願地犧牲自己，完成這苦肉計，來乞憐於上天。雖然他們的動機，或者僅

僅爲了這一時的英雄，企圖博得相識者一兩聲的贊譽，便得未免有些可憐？可是他們的精神，實在並不亞於耶穌上十字架替世界贖罪的偉大。而且他們一上了陣線，儘管四周的水，像機關槍或砲彈似的射來，前胸後背被打擊得由紅而紫，他們只把身軀不斷地搖晃；每一個人都咬緊了牙關，十分堅韌地，屢盡了代大衆接受苦難的長途，絕沒有一個離了他擊龍的崗位，中途脫逃的。這種表現，擴而充之，簡直比抗戰七年在前線拚死搏鬥的戰士，也沒什麼遜色，怎麼能不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可是隨着這第一個感想，便來了第二個感想：那些潑水的人，他們是造成了這個苦難，讓這些自願爲大衆贖罪的人去領受；他們製造這苦難，竟這樣地盡力，這樣地高興？那些看熱鬧不斷鼓掌發喊的大衆，他們和製造苦難的潑水的人，一樣是那班自願爲大衆犧牲贖罪的受益者，（假定這苦肉計真能感動上天的話，）却看到代他們犧牲的人受着苦難，不但沒一些感動，却都這樣高興地鼓掌歡呼？這就怪不得耶穌上十字架的前後，會有人監押着他游行，會有人對他唾口水辱罵，會有人拍掌歡呼了！

這回意外微倖觀賞的花燈，和水龍游行的情形，可說是完全一樣。那些在大花四射下蹣跚跳着的勇士，是不是也含有代大衆受苦難的意義，或者僅僅供着熱鬧的人的娛樂，我完全不清楚。但我卻發生了一個明白真切的感覺；如果它們的意義是前

者，可見從耶穌上十字架一直到現在，人心並沒改或變進步多少，我們倘不能從這方面努力，這次大戰縱使結束，永久的世界和平，一定還遠，遠遠得很！如果它的意義是後者，把別人的受苦，作爲自己

民康命案及其他

曰木

兩月前民康棉製織廠設在新坐市場的辦事處，發生了一件驚人的命案，隔夜有兩個怪客借宿，翌晨該辦事處的職工五人就有四位慘斃，僅學徒一人倖免。這一件命案曾震動了重慶社會，尤其引起蘇人的注意，因爲不僅民康是江蘇人所辦，慘死的四個職工中間也有前三個是江蘇人。

慘死的四人，唇間均有被藥物浸漬的白色泡沫；有幾個頸項有勒痕，耳邊有創傷，據說都是用伊脫麻藥致命。但蘇籍某名醫會對人非正式發表意見說：伊脫的反應極強，健全的人一嗅到伊脫，神經立受刺激，會發狂似地跳躍掙扎，過了一會才入麻醉狀態，份量過多，便由昏睡而至於死。所以醫生們使用伊脫爲麻醉劑，常需準備兩個人服侍一個被麻醉者；如果這兩個怪客是兇手，行兇時主要使用的是伊脫，慘斃的四人在入麻醉狀態以前的掙扎，一定很劇烈，怪不得兇手要用繩勒剪截爲行兇的補助。但以兩個人服侍四個人，經

的娛樂，這和看殺人高呼痛快，一樣殘酷，野蠻！我們倘不能把這風俗，這心理加以改變，理想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實現，也一定不會像我們理想中那樣地十分接近！

過那樣劇烈的掙扎，而鄰居不發覺，根據醫生們的經驗，幾不是不太可能，這不能不說有些神秘。

又有人說：觀察這宗行兇的情形，可以斷定兇犯必非老於犯罪者。因爲有犯罪經驗的人，不論爲了仇殺或謀財，決不肯多殺不必受害的人，把案情弄得特別嚴重；而新出茅廬初次行兇的人，則往往因爲經驗不約，計劃不周，本心不想多殺人害到臨頭，卻不由自主地把不必要受害的人也殺害了。這些話自然都不無理由，但案在偵查期間，究竟怎樣，我們不該而且也不必多討論。祇有一點，我覺得現在就不妨可以肯定地說的：這一個驚人慘案的發生，至少和戰時經濟不斷波動，造成騷擾淫逸抗壞不安的社會風氣，不無關係。

最近曾聽得戰時經商致富的友人某君，慨嘆地說：國難時可發而不可發！一到抗戰終了，發國難時的人能夠不「勒光頭頸」，窮得比以前更難過的，怕不會有幾個！這話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就問他爲

什麼會有這感想？他說：我已親眼目睹好幾個一錢莫名，來到後方的朋友東混西混，居然發了些小財，現在都已窮得無立錫之地。有的還只是還他赤條條一錢莫名的本來面目；有的更窮空了巨款，不得不走了事。這些自然都是發些小財的人，但抗戰還未結束，發小財的人如此，將來發大財的自然一樣也很危險。我又問他為什麼那些發了財的人，會窮得這麼快？他又慨嘆地說：這班發了財的人，發財發得容易，自然看得所發的財也特別輕；因此狂嫖濫賭，數萬數十萬金，一擲全無吝色。照他們想，以前會這樣容易的來，用去了

自然也會很容易地再來；可是不知道黃金似的機會，不是永遠有的；已發的財完了，想再發財，可就有些不容易了。財發得快，也窮得快；天下能逆取順守的人畢竟是少數，這自然是不足怪的。就他們本身說，更是自作自受，沒有什麼值得可憐。倒是戰時社會的風氣，却給這般人攪得不成樣子，使後方的大眾，忘了戰爭，只想享受，享受不到，因而苦悶。尤其這些發財發得快，窮得也特別快的人，本是窮小子，却因發過了財，嘗過了享受的滋味，現在沒了錢，更不能自安於窮，於是為非作歹的事，就與自然地跟着層出不窮了。

發國難財，就抗戰建國的立場說，本是有害的。它所造成的社會風氣，影響自然更大。如果能逆取順守，未嘗不可把所發滿來的財，轉移到有益國家民族的方面去。可是，多數的發國難財者，却只知道享受，這就不但害了國家，害了社會，也害了自己。我覺得某君的話，實在是發國難財者的當頭棒喝，因為救民族命案，便連想到這些話，不知道發財容易而就於享受的那些老爺們，讀了會不會有些動心！

蘇籍藝術家

王挺奇畫展

地點：陪都夫子池勵志社
時間：三月十一至十三日

武進王挺奇君，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畢業，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及國立重慶大學，近應教育部第一屆自費留學考試入選，將赴美國研究美術。聞此次美術科方面，僅錄取王君一名，王君為其取學術界之批評，作為留學時之方針，特將其水彩畫百餘件，定於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假陪都夫子池勵志社舉行公開展覽三天，歡迎同鄉參觀。

復蘇資料室徵求

書籍刊物
特種稿件
啓事

本刊為便利研討江蘇問題起見，特設資料室，推定專人專負責任，凡江蘇同鄉藏有與江蘇政治、經濟、建設、文化、實業有關之書籍刊物，以及各項統計報告，務請惠予檢寄，如能以代價方能割愛者，亦請來函示明，又本刊擬搜集近五十年來各縣人士具有特殊言論，德行、學術、技能、足以勵當世而昭來茲者之史實，暨江蘇過去掌故及瑣談稿件，體裁不拘，惟求翔實，倘有供給上項資料者，請逕寄重慶龍門四號復蘇資料室李揚平收為荷。

連載小說

春江花月夜

胡漢君

第一章 江山不改人心在

芝沙丹尼號喘着緩緩地向左轉舵，讓這個龐大的巨鯨向右首轉過身體去，從黃海浮進了揚子江。天空多雲，太陽光淡淡地偶而從雲隙透出一絲半絲，使在甲板上的旅客，稍微感到一線暖意。船進入了長江不久，便可從船首或船尾上看到了兩旁的灰黑色的陸地。熟悉這個航程的人，即刻可以分別明白在船右邊的是崇明島，而在左首的是浦東。崇明島橫臥在揚子江口，她在八一三的前夜，曾貢獻了她的石塊和沙礫，堵塞了水道，讓敵人的兵艦，只能徘徊在江口。至於浦東，八一三的炮聲一響，在三個月以前，便曾經在張發奎將軍指揮之下，用排炮，用將士的血肉，打擊而且重創了敵人的船艦與陣地，使出雲旗艦上的敵軍指揮官無時無刻不在戰慄中生活着。她們曾經創造了一段光輝的歷史，但是現在從遠遠望去，她們全在冬天

裏睡着了。除了一片灰黑色的土壤，在寒風中脫盡了葉子的樹林，幾頭在天空裏迴翔着的鷂鷹，再也找不出有生機的東西。風始終堵着，船桅上的三色旗一直在嘩嘩嘩地呼嘯着作響。這是十分凜冽的朔風，把滿船剛從熱帶帶來的旅客刺激得十分難受。一些從荷印和星加坡上船來的旅客，穿着白衣服滿甲板亂奔，他們的鼻子和耳朵全已凍得通紅，但是好奇心使他們暫時忘記了寒冷。至於在香港上船的，大半全有了對於氣候上的經驗，所以二三天之內，從單衣換到了皮衣，全覺得十分拘束。風吹在身上，不再是南國的近於滑潤似的感覺，而只是彷彿針刺刀刻似的苦痛，在臉頰，在頸項，在胸口上。然而，這種刺痛恰是這羣旅客之間大部份人的最親切的感覺，他們曾在若干年來每年若干日地度過了他們一部份的生活。從這使人畏懼的呼嘯中，他們彷彿聽到了故鄉的聲息。

三四

船愈走愈慢，却愈臨近了黃浦江。在江面上，逐漸發現了一些怪模樣的船只。船身不大，約莫相等黃浦江的渡輪，一枝不相稱的特別瘦長的煙突，矗立在每一只船的後半部。距離遠的時候，望去簡直像大企鵝浮漾在水面，但等到臨近了它們，首先看到的，便是每一只船上，全掛着一面太陽旗，於是稍微有航行常識的人便即刻恍然了，這些便是日本人用漁輪改裝的運輸艦，這些便是把自稱為「天照大神」的子孫裝到了中國的大陸上，然後又一批一批地把骨灰帶回日本去作了「無言的凱旋」的。

每個旅客全望着它們。在中國人的臉上不再發現特有的微笑，而只是沉默地注視着當前的景象。每個白種人用欣賞的目光好奇地觀察着。幾個用英語說話的小孩指着那些船隻問他們的父親：

「爸爸：為什麼這裏全是日本船呢？」
「因為日本人從中國人手裏奪去了這些地方——和這條江的一小段」。父親緩緩地回答。

「那麼中國的船隻，中國的旗幟呢？我喜歡看見他們！」一個看去約莫十一二歲梳兩條小辮子，架着一付近視眼鏡的小姑娘尖銳地插進了話。

父親把手指着西方，更緩慢却十分有力地回答：

「他們的政府在重慶，他們的軍隊在

前線——目前正在徐州進行着一個偉大的戰爭。他們的旗幟烙印在每個人的心頭，而每個中國人便懷着「最後勝利」的信仰在日本軍隊的前方和後方，和日本人作着生死存亡的鬥爭！」

汽笛嗚嗚地叫起來，船漸漸停止下來，船桅上扯起了黃色的三角旗。侍役用廣東話通知每一個中國旅客：「先生：準備檢疫」。

等船完全停止不動的時候，已經駛近了吳淞口。

分水堤還是和以前一模一樣，長江和黃浦江混合起來的水所激起的波浪，有旋律地衝向石塊上，捲起一些泡沫，又有旋律地退了回去。燈塔還是那麼一付嬌小玲瓏的模樣，孤峭地挺立在那裏，彷彿捱不過寂寞的寓居生活的少婦，似乎有無限幽怨似地，對每個旅客拉長着臉。

「上海啊！——上海啊！」在每個旅客心裏，全浮起了輕鬆的感覺。每個人全厭煩了水上的生活，急於想呼吸一下大陸上的空氣，只想能早一分鐘讓鞋子能踏上黃浦灘頭的柏油路面。

約莫十分鐘，一艘懸掛着日本旗的小汽艇「拍」地駛近了船邊，幾個矮小的白衣服的檢疫官從懸梯上走上了甲板。荷蘭船長的臉上儘是裝滿了笑容來招呼這幾個「來賓」，但他們並未對船上殷勤的招待減除了一分的倨傲。對於船員們的委

婉的陳辭只用點頭或搖頭的姿式，甚至用鼻孔來發音作為答復。對於排列在甲板上的，被朔風吹括着的，候檢的旅客們，簡直忘了他們的存在。若不是這些人手裏全捧着一疊旅客的名單，來連檢疫的任務也會忘掉的。

他們終於很快地從甲板上快步走了過去，完成了「檢疫」的任務，只最後一個鑲着滿口金牙的檢疫官還用鉛筆點算着旅客的數字。這一羣檢疫官粗粗望去，也許旅人會誤會是黃帝の子孫，但他們的粗鹵俗的舉動，滿嘴硬僵的英語，稍微仔細辨別一下，便可判斷明白是一向以「友邦」自居的日本人。

等到旅客們發覺他們是日本人，那羣矮小的鴨子樣的東西便已蹣跚着跑到甲板的盡頭走下，一小汽船去了旅客們使用上海話罵了起來：「日本豬羅！」

一些人想起了三個月以前！在三個月以前，這裏是綴着青天白日帽徽的檢疫官在工作着，而三個月以後，却是中國的生死敵人替代了他們。從遠處的南洋，從抗戰的後方取道香港轉回上海的人，這纔發覺上海已不是他們分別以前的上海，它的面貌已經變了，祖國已離着遠了。

船又起出了錨，繼續向前走動。這時候，可以望到吳淞鎮，但吳淞鎮的面貌也已經全盤起了變化。過去那些這

築，全成了一片瓦礫。巍峨的同濟大學只剩下幾十片千穿百孔的磚牆，在寒風中似乎搖擺着只想傾倒下來。到處是瓦礫，到處是斷垣殘壁，再也找不出一間完整的屋宇。

江邊，松木一片片地堆積起來彷彿幾百座小山。沿江的柏油路面修得十分完整，標識着太陽旗的日本軍用卡車用每小時九十哩的速度疾馳着。在斷垣殘壁之間，有一些純粹用木頭構築起來的木屋，在門口全樹立着一面太陽旗，依稀可以分辨出用中文書寫的「行近者射殺」的標貼。在浦東那一邊，也不再見有一所完整的房屋，也是到處約太陽旗，而在中間偶然地插上一面用太極圖作為標記的旗幟。這是十分陌生的東西，但即刻有人解釋那是日本養的一批豬仔所組織的什麼「上海大道市政府」的商標。

「狗！——狗！」有人噙了一口氣，低聲咒罵着。

漸漸走近了虬江碼頭，那宏偉的碼頭邊正停泊着一艘約莫三千噸的日本商船「筑布丸」，一箱箱的彈藥，一頭頭的馬匹，一門門的山砲，正由起重機卸向岸上，幾百個中國苦力正被敵兵用刺刀監視着搬運到卡車上，一輛連接着一輛開出又開進。魚市場也和虬江碼頭一樣，全懸掛着日本旗，成為日本軍隊的給養倉庫，四面全有上着刺刀的日本兵守衛着。遠遠望去，

上海市政府大廈還是蹲伏在田野裏，綠色屋頂依舊嬌媚可愛，可是在上面却有兩個黑色的大窟窿。

船漸漸走近了楊樹浦。

江裏面偶然可以看到幾只木船，在船頂上全有一面小日本旗。灰黑色的日本驅逐艦，幾隻多條軍艦或是兩個一排地，唧唧着寫在江心。也有煮大鍋的，英國的，美利堅的，荷蘭的，和法國的，輕巡洋艦和炮艦，在江泥港的江面上排列着，從水裏映出黃色的，白色的，青灰色，和深藍色的倒影，炮口上的銅套，全擦得閃閃發光。百老匯大廈的白色的，國際飯店磚紅的，沙遜飯店的金色的屋頂，全被這些兵艦吐出的濃煙掩蓋得彷彿在霧裏一

樣。

「上海啊！上海的真面目已經露出來了！」每一個旅客都不禁在心裏嘆着。

上海確乎是到了，因為船已經在公和祥碼頭靠了岸，每個人的週身全似乎輕鬆了起來，兩腳彷彿飄浮着似的從跳板上跨上碼頭，結束了水上的生活，又開始了大陸的氣息。

旅客，齊集集中在碼頭上，碼頭外面，英國的衛兵和日本兵槍對槍地對立着。一部份白種旅客搭着取「特別通行證」的第三國的汽車走了，剩下大部份的旅客以羨美的眼光看着他們先走出了這個「魔窟」，而靜心地等候江海關的小輪來迎接他們。

旅客們重新再回復一下短促的水上旅程，離開了公和祥碼頭。小輪船只輕輕擺動了幾下，已走到了外白渡橋外面。日本總領事館的外省江邊，出雲驍艦還是那一份猙獰的面貌砲口張開着。幾百個水兵而在舉行着健身操，日本軍官的天聲嘶叫，幾乎使聽到的人憎厭得嘔吐起來。

可惜的嘶叫聲才逐漸地低下去以至聽不到的時候，船已在江海關碼頭靠岸。連軍旅客進出了最後一口香積在胸上裏的氣息，擁進了海關的鉄柵門，尋找各自的行李。

江海關於是包裹在在響激雲霄的嘈雜裏。是，上海真的是到了了（本章完）

復蘇信箱啓事

讀者關於生活、人事、修養、法律、醫藥各方面，如有疑難，可函本信箱，（望龍門四號復蘇月刊社轉，函面須開明復蘇信箱），本社願竭所知或分轉專家，逐題解答，除可以公表者，在本刊被錄外，其餘概以私函答復。

復蘇服務欄啓事

讀者關於人事貿易聘雇營業各事項，本欄願盡可能代為服務，如想簡短廣告（每則不得超過百字）見賜，本欄當為義務刊登。

飛鷹牌油漆

美華油漆製造廠出品

各種厚漆 精煉魚油 快燥磁漆 汽車磁漆 防銹漆 凡立水 無光漆 船底漆 調合漆 催乾漆 鈕扣漆 各色油墨

花色繁多 未詳載 殊用漆 定製給

製造廠 重慶南岸彈子石拐棗樹街五號
發行所 重慶四五路特三號元益公司內
電話 四一八一九 渝○四五一

復蘇月刊

革新第一號（第二卷第一期）

三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復蘇月刊社
重慶望龍門四號

發行人

薛明劍
厲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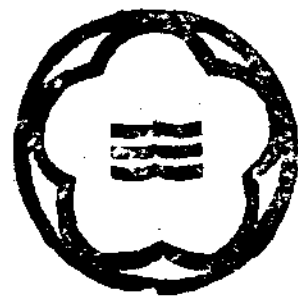
發行所

復蘇月刊社

印刷者

新新文記印刷公司

重慶南岸大佛段八一號



華源織造廠

自置基地建築廠房並
備各種新式電力織機

織造各種花素綢緞及交織品

總公司及
發行所 — 重慶國府路學田灣五號附一號

廠址 — 磁器口金沙橫街
電話 — 二六九〇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證渝世誌字第六八七號
登記證字第八三〇三號

定價國幣拾元